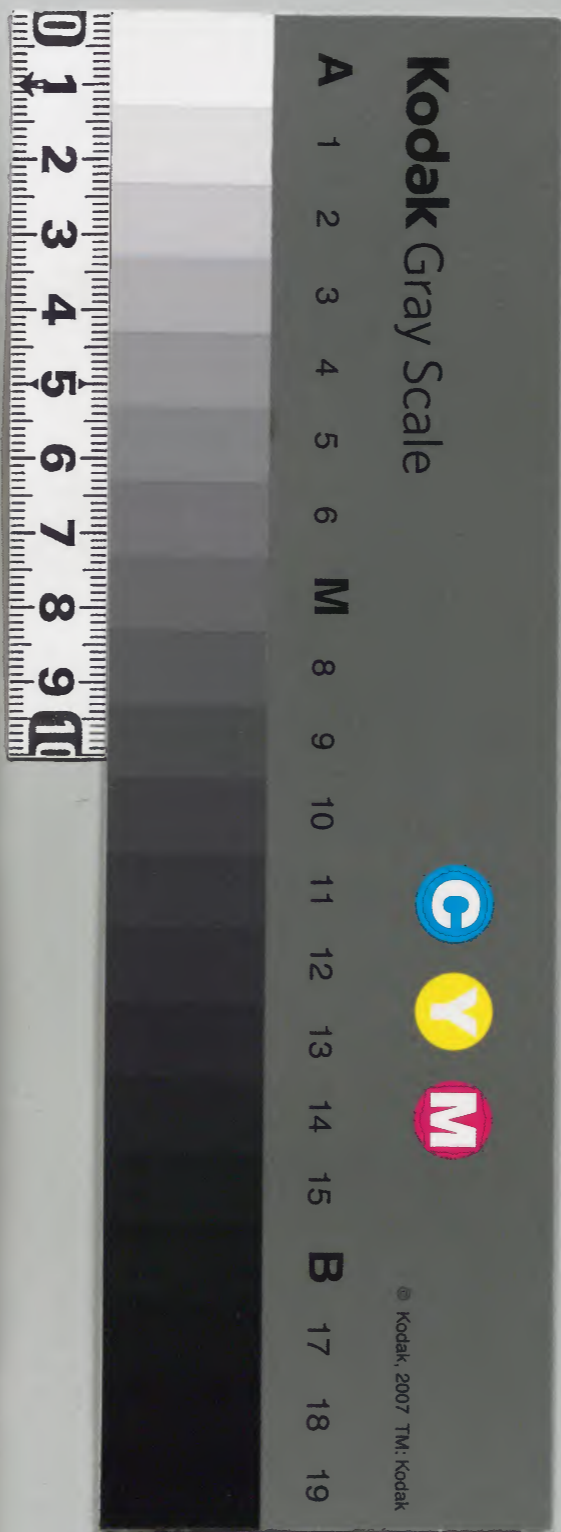


前漢書

卷九十六下之  
九十九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 43 )	
函號	剛 10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前漢書卷九十六下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蘭 臺 令 史 固撰  
唐王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淺草文庫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國其

狀類彌猴者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

本其種也萬勝兵十八萬八千人相大祿左右大將二人侯

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

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

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檜師古曰

其心似松音武元反不田作種樹師古曰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

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狼無信多寇盜

最為疆國故服匈奴師古曰故謂舊時也後盛大取羈屬

不肯往朝會師古曰言纒羈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

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

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

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

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

在敦煌間今烏孫雖疆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安

公主與為昆弟以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帝即位令騫

齎金幣往昆莫見騫如單于禮師古曰昆莫騫大慙謂

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師古曰還賜謂昆莫起拜

其它如故初昆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彊善將師古曰

力優疆能為將將眾萬餘騎別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

陬師古曰岑音仕林太子蚤死謂昆莫曰必以岑陬為

太子昆莫哀許之大祿怒迺收其昆弟將眾畔謀攻岑

陬昆莫與岑陬萬餘騎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以

自備國分為三大總羈屬昆莫騫既致賜諭指曰烏孫

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昆弟共距匈奴

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屬日久  
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國分不能專制迺發使送  
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其使見漢人衆富厚歸其國其  
國後迺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又漢使烏  
孫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烏孫於是恐使使  
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許曰必先  
內聘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師古曰入聘財漢元封中遣  
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爲備  
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爲右夫  
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公主至其國

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

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

曰吾家嫁我今天一方遠託異國今烏孫王穹廬爲室

今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師古曰食謂飯音飲居常土思兮

心內傷師古曰土思謂憂思而懷本土願爲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

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師古曰間歲者謂每隔一歲而

往也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陼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

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陼遂妻公

主昆莫死岑陼代立岑陼者官號也名軍須靡昆莫王

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師古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驕靡故書云昆

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岑陬尚江都公

主生一女少夫師古曰名少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

憂為公主妻岑陬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以

國與李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

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

靡次曰萬年為莎車王次曰大樂為左大將長女弟史

為龜茲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為若呼翎侯妻師古曰弟史素光皆

名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

為一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

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

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去使

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師古曰趣讀曰促欲隔絕漢昆彌願發

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

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

語在匈奴傳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

翎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

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

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還封惠

為長羅侯是時本始三年也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

人有功者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以漢外孫

元貴靡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呼絕匈奴願  
聘馬羸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為烏孫  
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絕故  
業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烏孫婚親也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昆彌  
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  
少主上廼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置官屬侍  
御百餘人會上林中學烏孫言師古曰舍止也天子自臨平樂  
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羅  
侯光祿大夫惠為副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  
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

廞于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  
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  
卿望之復以為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前公主在烏孫四  
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竟未得安師古曰竟讀曰境此已事之  
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  
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之徵還  
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文暴  
惡失眾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侯任昌送侍子公主言  
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  
擊之劍旁下師古曰不正下也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

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師古曰瘦音樓都護鄭

吉發諸國兵救之廼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

狂王賜金二十斤采繒因收和意昌係瓊從尉犁檻車

至長安斬之車騎將軍長史張翁留驗公主與使者謀

殺狂王狀主不服叩頭謝張翁粹主頭罵詈師古曰粹持其頭音

反林兀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李都別將醫養視狂王狂

王從十餘騎送之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便不發下蠶

室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劔

侯俱去居北山中湯言毋家匈奴兵來故眾歸之後遂

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

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鞬侯井以西通鑑

井六通渠也下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欲通渠轉穀積居廬倉以討之

初楚主侍者馮嫪師古曰音了嫪者慧也故以為名能史書習事嘗持

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

人為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

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

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

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服虔曰錦車以

錦衣車也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

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

就屠不盡歸諸匈奴侯民衆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爲分別其人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元貴靡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年也時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二歲卒三孫因留守墳墓云元貴靡子星靡代爲大昆彌弱師古曰言其尚幼少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之卒百人送烏孫焉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

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以季父左大將樂

代爲昆彌漢不許後段會宗爲都護招還亡畔安定之

師古曰有人衆亡畔者皆拓而還之故安定也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

就屠死子拊離代立師古曰拊讀與撫同爲弟日貳所殺漢遣使

者立拊離子安日爲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居漢徙已校

屯姑墨師古曰有戌已兩校兵此直徙已校也欲侯便討焉安日使貴人

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師古曰詐畔亡而殺之因得以刺殺

都護廉褒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後安日

爲降民所殺漢立其弟末振將代特大昆彌雌栗靡徙

匈奴皆畏服之告民牧馬畜無使人牧師古曰勿入昆彌牧中恐其相



也優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師古曰勝於小昆彌末振將

恐為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欲以兵

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持金幣與都護圖方略

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漢没入小昆

彌侍子在京師者久之大昆彌翎侯難栖殺末振將末

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代為小昆彌師古曰末振將之

犁名安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

子番丘師古曰番音盤還賜爵關內侯是歲元延二年也會宗

以翎侯難栖殺末振將雖不指為漢合於討賊奏以為

堅守都尉責大祿大吏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

紫綬更與銅墨云末振將弟卑爰寔師古曰寔音竹二反本共謀

殺大昆彌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藉兵師古曰藉借也

兼并兩昆彌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師古曰倚依附也哀帝元

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與卑于並入朝漢以為榮至元

始中卑爰寔殺烏日領以自效漢封為歸義侯兩昆彌

皆弱卑爰寔侵陵都護孫建襲殺之自烏孫分立兩昆

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師古曰言或鎮撫或威制之故多寧也

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三千五

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姑墨侯輔國侯

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至都護治

所二千二十一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北與烏孫接  
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王莽時姑墨王丞  
殺溫宿王并其國

溫宿國王治溫宿城

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宿領者本因漢時得溫宿國人

令居此地田

牧因以為名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戶二千二百口

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  
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  
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  
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戶六千九

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

六人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侯卻胡都尉擊車

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

人東西南北部千長各一人卻胡君三人譯長四人南

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杆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

接能鑄冶有鉛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

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城都尉譯長各

一人與都護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

渠犂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

十人東北與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西有河至

龜茲五百八十里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率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三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錐刀及黃金采繒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也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師古曰益多也掖酒泉師古曰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

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即今之驛馬也田一歲有積

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師古曰累重謂妻子家屬也就

畜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

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勅太守都

尉明塗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芟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

以安其意臣昧死請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

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是重困

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

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晉灼曰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危須尉率

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師古曰

謂馬牛羊等也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

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師古曰自食漢

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師古曰士雖各

已盡至於歸塗尚苦乏食疆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

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

不甚遠然尚斯留甚衆師古曰斯留言其前曩者朕之

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

秦人我句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為秦人習又漢使者

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師古曰興欲以為使者

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師古曰與參以蓍龜不吉不

行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

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師古曰視讀曰示為

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

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疆師古曰夫不足者視人有餘

師古曰言其誇張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孟康曰其

也視亦讀曰示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

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

也師古曰今便利之又曰北伐行將於繡山必克師古

將謂遣將率行也繡卦諸將貳師最吉師古曰上遣諸

山山名也繡古金字故朕親發貳師下繡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

師最吉也師古曰

兆皆反繆師古曰言不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

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師古曰

行之道及水上埋牛羊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

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

饑渴師古曰失一狼走千羊廼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

散師古曰言死及被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

起亭隧師古曰隧者依深險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

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

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

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師古曰搜索者恐今邊塞未

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率卒苦而

燹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師古曰言邊塞有闌出逃亡之

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令燹火有乏又其人後降者

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上文書後降者

來若捕生口虜廼知之師古曰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

待匈奴人言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

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

不事後馬多絕乏至此復脩之也師古曰此說郡國二

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

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

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杆彌杆

彌遣太子賴丹爲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  
屬於漢龜茲何以得受杆彌質卽將賴丹入至京師昭  
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杆彌太子賴丹爲校尉將軍田  
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  
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  
害王卽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  
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合五萬人攻龜茲責以  
前段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廼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  
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  
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  
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  
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  
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  
爲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  
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  
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師古曰琦音奇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  
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微  
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  
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絳賓死其子丞德自  
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東漢

尉犁六百五十里

尉犁國王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戶千二

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將左

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

里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戶七百

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擊胡侯擊胡都尉左右將左

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

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國王治員渠城師古曰員音于權反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

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擊胡侯卻胡侯輔

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

師君各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譯長三人西南

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與烏孫接近海

水多魚

烏貪訾離國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戶四

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輔國侯左右都尉

各一人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師古曰乾音干去長安八千六百

八十里戶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

十二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

卑陸後國王治番渠類谷師古曰番音盤去長安八千七百一

十里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

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二人東與郁立師北與

匈奴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

郁立師國王治內咄谷師古曰咄音丁忽反去長安八千八百三

十里戶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十一人

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西與

卑陸北與匈奴接

單桓國王治單桓城去長安八千八百里戶二十

七口百九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

長各一人

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

戶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輔

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

百八十七里

蒲類後國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戶百口千七十

勝兵三百三十四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去長安八千



六百七十里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三十八人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兌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勝兵五百七十二人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戶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戶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

師古曰常在山下戶居不為城治也

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且末接山出

鐵民山居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軍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

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七百口六千五十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師古曰鄉善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十里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

車師後國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十九人擊胡侯左右將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師古曰道民君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

車師都尉國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車師後城長國戶百五十四口五百六十勝兵二百六

十人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為開陵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犁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卽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師古曰謂本始二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為武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也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為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

立子烏貴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憲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欲以攻車師師古曰憲音許吏反至秋收穀吉憲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犁田收秋畢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為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憲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憲即留一侯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犁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迺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犁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犁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刈田車師得降者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迺與校尉盡將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

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即其城下謂吉曰古  
日即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廼解後常數  
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間以  
河山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執不能相救願益田卒  
公卿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  
師古曰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  
常惠也旁胡騎引去吉廼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  
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  
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於是漢召故車師太  
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

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

亦安樂親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

孫貴將詣闕師古曰烏孫遣其賜第與其妻子居○刻

漢求師車王耳烏孫貴將友詣闕又賜第與妻子居非

理也按鄭吉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今漢復責烏孫

求車師王故賜車師王第使與妻子是歲元康四年也

其後置戍已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

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戍已校尉徐

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車師後王姑句師

音鉤以道當為柱置師古曰柱者支柱也言有所置立

日當道為柱置者新道出車師後王國則漢使往心不

來後王生為之供億故心不便也柱置猶言儲待

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  
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姑句數以牛羊贖更求  
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陜師古曰陜音子侯反謂姑  
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為都  
護司馬所殺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  
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唐兜國比大種赤水羌師古曰比近也  
音頻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唐  
兜因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  
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  
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邑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

內屬不當得受單于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

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師古曰逢受謂先至車

于遣使送因請其罪使者以聞莽不聽詔下會西域諸

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以示之至莽篡位建國二年以

廣新公甄豐為右伯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

與其右將股鞮左將尸泥支謀曰聞甄公為西域太伯

當出故事給使者牛羊穀芻芟導譯前五威將過所給

使尚未能備今太伯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欲亡入匈

奴戊巳校尉刁護聞之召置離驗問辭服乃械致都護

但欽在所埒婁城師古曰埒婁城名置離人民知其不遠皆哭

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  
 衆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是時莽易單于璽  
 單于恨怒遂受狐蘭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後城  
 長傷都護司馬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時戊巳校尉刁  
 護病遣吏陳良屯桓且各備匈奴寇史終帶取糧食司  
 馬丞韓玄領諸壁右曲侯任商領諸壘相與謀曰西域  
 諸國頗背叛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將人衆降匈  
 奴如淳曰言匈奴來侵會當死耳可卽將數千騎至校  
 尉府脅諸亭令燔積薪師古曰示分告諸壁曰匈奴十  
 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四百人去校尉府

數里止晨火難

師古曰古然字

校尉開門擊鼓收吏士良等隨

入遂殺校尉刁護及子男四人諸昆弟子男獨遺婦女

小兒

師古曰遺留置不殺也

止留戊巳校尉城遣人與匈奴南將

軍相聞南將軍以二千騎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巳校

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以良帶爲烏賁都

尉

師古曰賁音奔

後三歲單于死弟烏索單于咸立

師古曰索音力追反

復與莽和親莽遣使者多齎金幣賂單于購求陳良終

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刁護者芝音妻子以下二

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殺之其後莽

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匈奴大擊北邊而西域亦瓦解

焉耆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天鳳三年  
迺遣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巳校尉出西域  
諸國皆郊迎送兵穀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  
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爲數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  
駿及姑墨尉犂危須國兵爲反間還共襲擊駿等皆殺  
之唯戊巳校尉郭欽別將兵後至焉耆焉耆兵未還欽  
擊殺其老弱引兵還莽封欽爲剡胡子鄧展曰剡音衫師古曰剡絕也音子小反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數年莽死崇遂沒西  
域因絕最凡國五十自譚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  
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

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  
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  
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

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  
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

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師古曰瑇瑁音妹感枸醬竹杖則

開牂柯越雋師古曰雋音矩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  
之後明珠文甲通犀象羽之珍盈於後宮如淳曰文甲即瑇瑁也通犀中央色白通兩頭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孟康曰四駿馬

名也師古曰稍馬音所交反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圍殊

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管千門萬

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師古曰其數

次第名落以隨珠和璧師古曰落天子負黼衣襲翠被

馮玉几而處其中師古曰依讀曰辰辰如小屏風而畫

襲重衣也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碣

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晉灼曰都盧國名也

緣者也碣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

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謂實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

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

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延者

也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後畢乃入殿前激水

化成此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

水散處於庭燄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為

示者視之此色也俞音檢場音徒浪及衍音弋戰及視讀曰示觀

至於用度不足廼擢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

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

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

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

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

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

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

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

臣服



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  
 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  
 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  
 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  
 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  
 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  
 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  
 之矣亦何以尚茲師古曰西戎即序說已在前昔周公  
 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成  
王問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  
 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  
 黃者曰父矣天之無烈風雷雨也意中國有聖人乎盡  
 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宗  
漢文帝也却走馬謂有人獻千里馬不受入還之賜道路  
 費也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具故贊引也

前漢書卷九十六終

前漢書卷九十六終

前漢書卷九十七上

外戚列傳第六十七上

漢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  
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末喜  
殷之興也以有娀及有嬖而紂之滅也嬖姐已周之興  
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故易基  
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前漢書卷九十七上

外傳

一

道之大倫也

師古曰禮之用唯昏姻為兢兢

師古曰兢兢成慎也

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入

能弘道末如命何甚哉如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

能得之子况卑下乎師古曰言雖君父之尊不能奪其所好而移其本意既驩合

矣或不能成子姓師古曰姓生也成子姓矣而不能娶其終豈

非命也哉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非通幽明之變惡能

識乎性命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

皇太后適稱皇后師古曰適讀曰嫡后亦君也天曰皇

取象二儀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

之號焉師古曰良善也八七祿秩之差也長使少使主供使者至武帝制健倖姪

娥俗華充依各有爵位師古曰健言接幸於上也行美稱也姪音美貌也俗俗猶言

奕奕也便習之意也充依言充後庭而依秩序也健音接仔音子字或從女其音同耳姪音五經反俗音容

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師古曰昭顯其儀示隆重也凡十四等云師古曰除

皇后自昭儀以下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健仔視

上卿比列侯姪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師古曰中二千石實得二

千石也中之言滿也月得百八十斛是為一歲俗華視

凡得二千一百六十五言二千者舉成數耳

真二千石比太上也造師古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

十六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師古曰得千八百石耳太上也造第

四百四十石耳少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師古曰中更第

上造第十五爵衡反其充依視千石比左更師古曰左更七子視八百

下亦同

石比右庶長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師古曰左庶長第十一爵

日左庶長第十爵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少使師古曰少使第十一爵

視四百石比公乘師古曰公乘第八爵五官視三百石師古曰五官所掌亦

象外之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五官也

皆視百石師古曰涓潔也無涓言無所不潔也其讀曰恭言恭順而和柔也娛靈可以娛樂情靈也

保安也保林言其可安眾如林也良使使令之善者也夜者主職夜事令音力成反上家人子中

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師古曰家人子者言采擇良家子也斗食謂佐史也謂之斗食者

言一歲不滿百石日食一斗二升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

服虔曰陵上外司馬門之外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姪相人高

祖微時呂公見而異之乃以女妻高祖生惠帝魯元公

主高祖為漢王元年封呂公為臨泗侯二年立孝惠為

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為

入仁弱高祖以為不類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

我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

常留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為趙王留長安幾代太子

者數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賴公卿大臣爭之及叔孫通諫

用留侯之策得無易呂后為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

二人皆為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為周呂侯次兄釋之為

建成侯遠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泗侯呂公薨

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皇太后迺令永巷囚戚夫人髡

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

舂薄暮常與死為伍師古曰與死罪者為伍也相離三千里當誰使

告女師古曰女讀曰汝此下皆同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

師古曰乃亦汝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師古曰反還也三趙還猶今言三回也

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

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

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

使人持鵝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師古曰遲音直二反解在高紀太后遂

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師古曰去其眼精以藥熏耳令聾也瘖不

能言也以瘖藥飲之也飲汶居鞠域中師古曰鞠域如

音於禁反瘖疾今反反名曰人彘居數月迺召惠帝視人彘帝視而

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

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師古曰

視事已自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

喪哭而泣不下師古曰泣謂淚也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

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

未師古曰解猶解說其意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

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

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知

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迺哀師古曰說呂氏權由此

起迺立孝惠後宮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復殺高祖子

趙幽王友共王恢師古曰共及燕靈王建遂立周呂侯

子台為呂主師古曰台台弟產為梁王建城侯釋之子

祿為趙王台子通為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為列侯

追尊父呂公為呂宣王兄周呂侯為悼武王太后持天

下八年病大禍而崩語在五行志病因以趙王祿為主

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戒祿產曰高祖與

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

我即崩恐其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太

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等共誅產祿悉

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

帝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

位呂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為皇后欲其生子

萬方終無子迺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師古曰名

為皇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帝四

年迺自知非皇后所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

我壯即為所為師古曰為其所為謂所太后聞而患之

恐其作亂迺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

詔廢之語在高后紀遂幽死更立恒山王弘爲皇帝而以呂祿女爲皇后欲連根固本牢甚師古曰然然而無益

也呂太后崩大臣正之卒滅呂氏少帝恒山淮南濟川

王皆以非孝惠子誅獨置孝惠皇后廢處北宮師古曰置留也

北宮在未央宮之北孝文後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墳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媼

通生薄姬而薄姬父死山陰因葬焉師古曰山陰會稽縣及諸侯

畔秦魏豹立爲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姬

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

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而中立與

楚連和

師古曰自謂當得天子

漢使曹參等虜魏王豹以其國爲

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

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

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

年坐河南成臯靈臺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

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

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龍據妾胷上曰是貴徵也吾爲

汝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年八歲立爲代王自有

子後希見高祖崩諸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后怒皆幽之

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爲代太后

太后弟薄昭從如代師古曰如往也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

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暴皆稱薄氏仁善故迎立代

王為皇帝尊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師古曰太軹音只

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廼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

郡致園邑三百家長丞以下使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

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父

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師古曰言太后為外家所養也廼召復魏氏

師古曰優復之也復音方日反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一人太

后後文帝二歲孝景前二年崩師古曰言文帝崩後二歲太后乃崩葬南

陵師古曰薄太后陵在霸陵之南故稱南陵即今所謂薄陵用呂后不合葬長陵師古曰

曰以呂后是正嫡故薄不得合葬也故特自起陵近文帝

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太

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師古曰與讀曰豫

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師古曰如往也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

我籍趙之伍中師古曰主遣宦者吏謂宦者為吏而主發遣官人者也籍謂名簿也伍猶列也

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

其宦者不欲往相彊廼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

嫫師古曰嫫音匹昭反孝惠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

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為帝後王后所生四

男更病死師古曰更音公衡反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



竇姬男最長立為太子竇姬為皇后女為館陶長公主

師古曰年最長故謂之長公主明年封少子武為代王後徙梁師古曰初封代

王後更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師古曰觀

縣也觀音於是薄太后廼詔有司追封竇后父為安成

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

靈文園法

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

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

炭暮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臥者師古曰厭音一甲反少君

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師古曰從其主家也

之往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

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師古曰墮謂墮樹用為符信

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

所識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句沐

沐我已飯我乃去師古曰乞沐具而為之沐沐訖又飯食之也飯音扶晚反於是竇

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廼厚賜之家於長安絳

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師古曰恐其後擅權

則將相大臣當被害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呂

氏大事也師古曰放音甫往反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

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竇皇

后疾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無子文帝崩景  
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先死封  
其子彭祖為南皮侯吳楚反時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俠  
喜士師古曰俠音許夾反為大將軍破吳楚封魏其侯竇氏侯者  
凡三人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  
老子尊其術太后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  
年崩師古曰武紀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此傳云後景帝六歲是也而以建元為元光則是參錯又當言凡立四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再二乖謬皆是此傳誤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  
錢財物賜長公主嫫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至武帝時魏其侯竇  
嬰為丞相後誅

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  
后取以為太子妃景帝立立薄妃為皇后無子無寵立  
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廢廢後四年薨葬長安城東平皇  
亭南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兒故燕  
王臧荼孫也為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  
為長陵田氏婦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  
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貴欲倚兩女師古曰冀其貴而倚倚音於綺反奪金氏金氏怒不肯與決乃內太子宮  
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

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  
卽位王夫人主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  
栗姬男爲太子而王夫人男爲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  
欲與太子爲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  
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夫人王  
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  
諸姬子師古曰諸姬子諸姬所生之子也屬音之欲反此下皆同曰吾百歲後善視  
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  
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又耳曩者所夢日  
符師古曰耳常聽聞而記之也符音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人

趙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師古曰趙音曰保大行奏事文曰子以

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爲皇后帝怒曰是乃所

當言邪師古曰乃汝也言此事非汝所當得言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

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

男爲太子封皇后兄信爲蓋侯初皇后始入太子家後

女弟兒姁亦復入師古曰姁音許于反諸婦人之名字音皆同生四男兒姁

蚤卒四子皆爲王師古曰謂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皇后

長女爲平陽公主次南宮公主次隆慮公主師古曰慮音慮皇

后立九年景帝崩武帝卽位爲皇太后尊太后母臧兒

爲平原君封田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王氏田氏侯

者凡三人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蚡至丞相

追尊王仲為共侯師古曰共讀曰恭槐里起園邑二百家長丞

奉守及平原君薨從田氏葬長陵亦置園邑如共侯法

初皇太后微時所為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

師古曰言隨俗而在閭巷未顯貴武帝始立韓嫣白之師古曰白媼音偃帝曰何

為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

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

立曰大姊何滅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

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為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

爵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因賜湯沐邑號

脩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脩成子仲以太后

故橫於京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太后凡立二十五年後景帝十

五歲元朔三年崩合葬陽陵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會祖父陳嬰與項羽俱起

後歸漢為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

帝得立為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位立為

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

數焉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上愈怒后又挾婦人媚道頗覺

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祠

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

市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師古曰言失德義之

序而妄祝詛也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明年

堂邑侯午薨生男須嗣侯主寡居私近董偃十餘年主

薨須坐淫亂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後數年廢后乃

薨葬霸陵郎官亭東

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

邑子夫為平陽主謳者師古曰齊歌曰謳音一侯反武帝即位數年

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飾置家帝祓霸上孟康曰祓

除也於霸水上日祓除今三月上巳祓禊也師古曰祓音廢禊音系還過平陽主主見所

待美人師古曰侍備侍也侍音丈紀反帝不說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

天師古曰說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師古曰尚衣也

衣師古曰軒謂軒車也軒中得幸師古曰軒謂軒車也還坐驪甚賜平陽主金

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

師古曰拊謂摩備之也行矣猶今言好去強飯勉之師古曰強音其兩反飯音扶晚反即貴

願無相忘入宮歲餘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

出之予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召

其兄衛長君弟青侍中而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

據遂立為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青為將軍擊匈奴

有功封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為列侯及皇后姊

子霍去病亦以軍功為冠軍侯至大司馬票騎將軍青

為大司馬大將軍衛氏支屬侯者五人青還尚平陽主  
皇后立七年而男立為太子後色衰趙之王夫人中山  
李夫人有寵皆蚤卒後有尹婕妤鉤弋夫人更幸師古曰更

互也音衛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蠱事起江充為姦太子

懼不能自明遂與皇后共誅充發兵兵敗太子亡走詔

遣宗正劉長樂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自殺黃

門蘇文姚定漢輿置公車令空舍盛以小棺瘞之城南

桐柏師古曰瘞葬也桐柏亭名也瘞音於例反衛氏悉滅宣帝立乃改葬衛

后追諡曰思后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周衛奉守焉師古曰葬

在杜門外大道東以倡優雜伎千人樂其園故號千人聚其地在今長安城內金城坊西北隅是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

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

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

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

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

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

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

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

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

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

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

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脩飾不見君父妾不

敢以燕媼見帝師古曰媼與媼同謂不嚴飾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師古

曰第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

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

師古曰鄉讀曰嚮轉面而嚮裏也歔音虛歔音許既反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

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止

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

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

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孿孿顧念我者乃以平生

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是惡吐棄我意尚肯

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其後

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為協

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

神迺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

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帷坐而步師古曰夫人之神於帷中坐又出而徐步

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

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師古曰姍姍行貌音先安反令樂府諸音

家絃歌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夫人其辭曰美連娟

以脩媼兮師古曰媼美也連娟娥媚也媼音互娟音一全反命標絕而不長師古

也媼音互娟音一全反命標絕而不長師古

曰櫟截也音子小反飾新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師古曰新宮待禮之

也泯然滅絕意待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

輿馬於山椒兮奄脩夜之不陽孟康曰山椒山陵也師古曰

自慘鬱鬱以下皆言夫人身處輿馬於山陵也師古曰墳墓而隱翳也脩長也陽明也秋氣憊以淒淚兮桂枝

落而銷亡師古曰淒淚寒涼之意也桂秋芳香神榮筑

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置託沈陰以曠久兮惜蕃華之

未央師古曰沈陰言在地下也曠與曠同未央猶未半

反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師古曰惟思也幼眇猶窈窕也相羊

函菱扶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李奇曰菱

以倚靡兮縹飄姚虛愈莊孟康曰言夫人之顏色灼然盛美雖在風中縹飄姚愈益端

嚴也師古曰縹音匹妙反縹音匹妙反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師古曰追述平

娥揚揚其娥眉生歡宴之時也既感激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師古曰

逐者帝自言中心追逐夫人不能已也包紅顏者言在墳墓之中不可見也驩接狎以離別

今宵寤夢之芒芒師古曰言絕接狎之權而遂離別也

反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

哀衰回以躊躇師古曰躊躇住足也躊音躊躇合韻音丈預反執路日以遠兮

遂荒忽而辭去師古曰荒音呼曠反超今西征屑兮不見師古曰

意也以日為意也寢淫敞克寂兮無音師古曰克音况字思若流波

但今在心師古曰流波言思寵不絕也師古曰但悼也師古曰音丁曷反師古曰亂理也

總理賦中之意

總理賦中之意

總理賦中之意

總理賦中之意

總理賦中之意



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孟康曰佳俠猶佳麗嫉妬闕茸將安程兮謂

曰言嫉妬闕茸之徒不足與夫人為程品也關茸寒賤之稱也關音吐臘反茸音人勇反方時隆盛

年天傷兮師古曰傷合韻音式向反弟子增欷洿沫悵兮應劭曰弟

也子昌邑王也孟康曰洿沫涕洟也音灼曰沫音水沫面之沫言涕洟洿集覆面下也師古曰沫音說是也悵

悵悵也洿音烏洿下也沫音呼內反字從午未之未也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師

曰朝鮮之間謂小兒泣不止名為喧音許遠反嚮不虛應亦云已兮師古曰嚮

之隨聲必當有應而今涕泣從自已耳夫人不知之是虛其應嫖妍太息嘆稚子兮孟

曰夫人蒙被歎歎不見帝哀其子小而孤也音灼曰三輔謂憂愁面省瘦曰嫖冥嫖妍妍也師古曰嫖音

在消憫慄不言倚所恃兮孟康曰恃平日之恩知上必之意也憫音慄仁者不誓豈約親兮如淳曰仁者之行惠

劉慄音慄

有親親而反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師古曰死者一信

當以言約乎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昭昭念昭痛重以此

心為信有忍忘也信合韻音新故庭兮師古曰故庭謂平生所居嗚呼哀哉想魂靈兮

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孝武鉞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

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

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先是

其父坐法宮刑為中黃門死長安葬雍門師古曰雍門

孝里西南去長安三十里拳夫人進為婕妤居鉞弋宮廣記云趙父冢在門西也大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

師古曰黃圖鉞弋宮在城外漢武故事曰在直門南也

號鉞子任身十四月廼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  
 今鉞亦然廼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後衛太子敗而  
 燕王且廣陵王胥多過失寵姬王夫人男齊懷王李夫  
 人男昌邑哀王皆蚤薨鉞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師古曰壯大者言其形體偉大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眾異甚奇愛之  
 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顛恣亂國家猶與外  
 之師古曰與讀曰豫鉞師古曰在甘泉宮南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師古曰譴責也  
 立鉞子為皇太子拜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  
 軍輔少主明日帝崩昭帝即位追尊鉞師古曰在甘泉宮南為皇太

后發卒二萬人起雲陵邑三千戶追尊外祖趙父為順  
 成侯詔右扶風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順成侯  
 有姊君姁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  
 以親疏受賞賜趙氏無在位者唯趙父追封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為羽林期  
 門郎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  
 蓋雖風常屬車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  
 遷未央廡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令  
 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  
 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忠由是

親近為侍中稍遷至太僕武帝疾病以霍光為大將軍  
太僕桀為左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以前捕斬反者莽  
通功封桀為安陽侯初桀子安娶霍光女結婚相親光  
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  
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共養帝師古曰共音居用  
及養音弋亮反蓋主

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師古曰子客子之賓  
客也外人其名也上與大將

軍聞之不絕主驩有詔外人侍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

令配耦帝時上官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

光以為尚幼不聽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口聞長主

內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師古曰以  
時得人

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師古曰椒房殿名在  
木與宮皇后所居成

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

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入為健

仔安為騎都尉月餘遂立為皇后年甫六歲師古曰安  
甫始也

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日以驕

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婿飲大樂見其服飾使

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內與後母及父諸良人侍

御皆亂師古曰良人謂妾  
也侍御則兼婢矣子病死仰而罵天數守大將

軍光為丁外人求侯師古曰守  
求請之及桀欲妄官祿外人師

曰不由材  
德故云妄光執正皆不聽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為太醫

監闈人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為充國入馬二

十匹贖罪迺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

蓋主知燕王且帝兄不得立亦怨望桀安即記光過失

予燕王命上書告之又為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

稱子路喪姊甚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

弟不忍除之師古曰事見禮記由子路之名故曰觀過知仁師古曰論語云孔子

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引此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為姊陛下幸使丁外人待之外人宜蒙

爵號書奏上以問光光執不許及告口光罪過上又疑之

愈親光而疏桀安桀安寢恚師古曰寢恚寢漸也遂結黨與謀殺光

誘徵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

安曰逐糜之狗當顧菟邪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且用皇后為

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師古曰家人言

凡庶此百世之一時也事發覺燕王蓋主皆自殺語在

霍光傳桀安宗族既滅皇后以年少不與謀師古曰與讀曰與

亦光外孫故得不廢皇后母前死葬茂陵郭東追尊曰

敬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皇后自使私奴

婢守桀安冢師古曰廟記云上官桀安冢並在霍光冢東東主夏侯勝冢二寸步光欲皇

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

雖宮人使令皆為窮絀多其帶服虔曰窮絀有前後當不得交通也師古曰使

命所使之人也。絳古袴字也。窮絳即今之緹襦袴也。令音力征反。緹音下昆同。後宮莫有進者

皇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昌邑王賀徵即

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光與太后共廢王賀立孝宣帝宣

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凡立四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

年崩合葬平陵

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

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有母貞君

兄恭以元鼎四年入為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師古曰進者皇

孫之名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

史皇孫有一男號皇曾孫時生數月猶坐太子繫獄積

五歲乃遭赦治獄使者酈吉憐皇曾孫無所歸載以付

史恭恭母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曾孫

收養於掖庭遂登至尊位是為宣帝而貞君及恭已死

恭三子皆以舊恩封長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玄

為平臺侯及高子丹以功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

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將軍自有傳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大始中得幸於史皇

孫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帝帝

生數月衛太子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葬者唯

宣帝得全即尊位後追尊母王夫人諡曰悼后祖母史

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園邑長丞奉守語在戾太子傳  
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媪媪男無故無故弟武皆隨  
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媪初上卽位  
數遣使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旣得王媪令太  
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  
王媪媪言名妄人家本涿郡蠡吾平鄉年十四嫁爲同  
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爲廣望王媪始婦師古曰廣望亦涿郡之縣  
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望節  
侯子劉仲卿宅仲卿謂媪始曰予我翁須自養長之媪  
爲翁須作縑單衣師古曰縑卽今之絹也音兼送仲卿家仲卿教翁

須歌舞往來歸取冬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賈

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與之媪卽與翁須逃走之

平鄉師古曰往也仲卿載迺始共求媪媪違急將翁須歸曰

兒居君家非受一錢也師古曰言未嘗得其聘幣奈何欲予它人仲

卿詐曰不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

見行當之柳宿蘇林曰聚邑名也在中山盧奴東北三十里媪與迺始之柳

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我欲爲汝自言師古曰言自訟理不肯行

翁須曰母置之師古曰置之猶言任聽之不須自言何家不可以居師古曰言

所去處皆自言無益也媪與迺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

山盧奴見翁須與歌舞等比五人同處師古曰比媪與音必寐反

翁須共宿明日迺始留視翁須媪還求錢欲隨至邯鄲媪歸難買未具迺始來歸曰翁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

因絕至今不聞其問賈長兒妻貞及從者師遂辭歸

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

須等五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

老更始劉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師古曰其者仲卿妻之名

宣秦王媪悼后母明白上皆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內侯

旬月間賞賜以鉅萬計頃之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為

博平君以博平蠶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封舅無

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六千七初迺始以本

始四年病死後三歲家迺富貴追賜諡曰思成侯詔涿

郡治家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博平君

薨諡曰思成夫人詔徙思成侯合葬奉明顧成廟南置

園邑長丞師古曰本號廣明故戾太子傳云皇孫及王夫人皆葬廣明其後以置園邑奉守改曰奉

罷涿郡思成園王氏侯者二人無故子接為大司馬

車騎將軍而武子商至丞相自有傳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為昌邑王

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它郎鞍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

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孟康曰死罪囚欲就宮者聽之後為宦者

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師古曰部分搜索罪人也索音山客反其殿

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師古曰

曰殿中廬梁所止宿廬舍在宮中者也絨束篋也音工咸反之廣漢索不得它吏往得

之師古曰須得此繩索者用為桀之反具廣漢坐論為鬼薪掖庭後為

暴室嗇夫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孫與廣漢同寺居

時掖庭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及太子敗賀坐下刑以

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以女孫妻之

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與霍

將軍同心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安世怒曰

曾孫迺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

言子女事於是賀止時許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

為內者令歐侯氏子嬀師古曰歐侯姓也歐音烏溝反臨當入歐侯氏

于死其母將行也師古曰歐侯姓也歐音烏溝反卜相當大貴母獨喜賀

聞許嗇夫有女迺置酒請之師古曰請召也酒酣為言

曾孫體近下人乃關內侯師古曰言曾孫之身於帝為近親縱其人材下劣尚作關

內侯書本或無人字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嫗聞之怒師古曰廣漢之妻不

欲與曾孫廣漢重令為介師古曰更令人作媒而遂與曾孫

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婕妤是時霍將

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

將軍女晉灼曰儀向也師古曰謂附向之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

劔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后既立霍光以后父廣



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霍光夫人顯欲

貴其小女道無從師古曰從因也由明年許皇后當娠

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

為掖庭戶衛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師古曰過辭夫為

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師古曰辟

去字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如海曰稱衍字曰少夫魏

求也我亦欲報少夫可乎晉灼曰報少夫衍曰夫人所

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

以累少夫師古曰累託也音力瑞反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

故十死一生師古曰免乳謂產于也大今皇后當免身

可因投毒藥去也師古曰去也音成君即得為皇后

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

安可師古曰與眾醫共雜治之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

寧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君無意耳衍良

又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

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晉灼曰大丸冷有頃曰

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師古曰岑岑對曰無有遂

加煩懣崩師古曰懣音衍出過見顯相勞問師古曰勞

亦未敢重謝衍師古曰恐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

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光因

前漢書卷九十五 列傳

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驚鄂默然不應其後奏

上署衍勿論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許后立三

年而崩諡曰恭哀皇后葬杜南是爲杜陵南園師古曰

所謂小陵者去杜陵十八里後五年立皇太子廼封太子外祖父昌

成君廣漢爲平恩侯位特進後四年復封廣漢兩弟壽

爲博望侯延壽爲樂成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廣漢薨諡

曰戴侯無子絕葬南園旁置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

宣帝以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卽位復封

延壽中子嘉爲平恩侯奉戴侯後亦爲大司馬車騎將

軍

孝宣霍皇后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女也母顯既使

淳于衍陰殺許后顯因爲成君衣補師古曰謂縫作衣

及治入宮具勸光內之果立爲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

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

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脩許后故事

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舉

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持縣絕矣上

亦寵之師古曰類立三歲而光薨後一歲上立

許后男爲太子昌成君者爲平恩侯顯怒恚不食歐血

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及爲王邪復教皇

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  
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頗泄顯遂與諸壻兄弟謀反發  
覺皆誅滅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熒惑失道懷不德  
挾毒與母博陸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  
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以承天命嗚呼哀哉其退避  
宮上璽綬有司霍后立五年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後  
上林中  
十二歲徙雲林館迺自殺葬昆吾亭東師古曰昆吾初  
地名在藍田  
霍光及兄驃騎將軍去病皆自以功伐封侯居位宣帝  
以光故封去病孫山山弟雲皆為列侯侯者前後四人  
孝宣王皇后其先高祖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徙長

陵傳爵至後父奉光奉光少時好鬪雞宣帝在民間數  
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  
輒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入後宮稍進為婕妤是  
時館陶王母華婕妤及淮陽憲王母張婕妤楚孝王母  
衛婕妤皆愛幸霍皇后廢後上憐許太子蚤失母師古  
曰許子者遂立王婕妤為皇后令母養太子自為后後希見  
無寵封父奉光為邛成侯立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  
為皇太后封太后兄舜為安平侯後二年奉光薨諡曰  
共侯葬長門南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元帝崩

成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駿為關內侯  
食邑千戶王氏列侯二人關內侯一人舜子章章從弟  
咸皆至左右將軍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號太皇太  
后為邛成太后邛成太后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永  
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稱東園師古曰雖同塋兆而別為墳王后陵次宣帝陵東故  
曰東園也奉光孫勳坐法免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詔曰孝宣  
王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質共脩之義恩結于心師古曰質讀曰  
贊惟邛成共侯國廢祀絕朕甚閔焉其封共侯曾孫堅  
固為邛成侯至王莽乃絕

前漢書卷九十七上終

前漢書卷九十七下

外戚列傳第六十七下

漢 蘭 臺 三 命 史 班 固 撰 唐 正 議 大 夫 行 祕 書 少 監 琅 邪 縣 開 國 子 顏 師 古 注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師古曰十侯者陽平

項侯禁子敬侯鳳安成侯崇平阿侯譚成都侯商紅  
陽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逢時安陽侯音新都侯莽也  
五大司馬者鳳音商根莽也一日鳳嗣禁為外戚莫盛  
侯不當重數而封人者淳于長即其一也

焉自有傳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悼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前漢書卷九十七

外傳

一

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  
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  
曰太子權說狀師古曰說讀曰悅元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  
右皆稱萬歲久之有一男失之及成帝即位立許妃為  
皇后復生一女失之初后父嘉自元帝時為大司馬車  
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復以元舅陽平侯  
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欽以為故事后父重  
於帝舅乃說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重之敬之  
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之患不可不慎  
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師古曰衛將軍衛青也武帝衛皇后之弟蓋侯王信也武帝之

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父之

欲專委任鳳迺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宜以吏職自

案師古曰案古累字也音力瑞反賜黃金二百斤以特進侯就朝位後

歲餘薨諡曰恭侯后聰慧善史書自為妃至即位常寵

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

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上然其

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庭用度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皇后迺上疏

曰妾誇布服糲食孟康曰誇大也大布之衣也糲粗米也師古曰言在家時野賤也加

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埽

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洿穢不脩曠職尸官師古

曰考與汗同曠空也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

誅不足以塞責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

與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師古曰

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師古曰每事皆奏決

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

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晉灼

寧元帝時持也黃龍宣帝時也言二帝奢儉師古曰

不同豈相放哉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家吏不曉師古曰

日家吏皇師古曰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師古曰未

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師古曰未

之宮欲其財物皇后不得取也今言妾家府亦不當得

言者謂詔書新有所限約之言言妾家府亦不當得

妾竊惑焉師古曰此言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養亦小

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

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被服所為不得

不如前師古曰詔書本云奢儉之制如竟寧耳而吏設

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

繩妾以詔書矣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此二事誠不

可行唯陛下省察官吏伎佞必欲自勝師古曰宦吏奄

伎堅也伎音之歧反幸妾尚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師古曰尚貴

遇之時也操持也音况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

前漢書卷之六

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師古曰

皇后自有湯沐故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師古曰

更無它纖毫給賜曰內邪言內中所須者也舊故中宮乃私奪左右之賤

邪語辭也仰音牛向反繪及發乘輿服繪言為待詔補已而貿易其中師古曰

繪擬待別詔有所補浣而左右多竊怨者甚恥為之又託言此

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

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師古曰

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師古曰若

詔之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師古曰萌芽言

草木之今但損車駕及母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

如故事則可矣師古曰言今止當減損車馬制度及不

則可而后之衣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

前師古曰端正也言不得以它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

豈可邪師古曰言今時國家制度衆故時酒肉有所賜

外家輒上表迺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

百斤耳蘇林曰宣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師古曰

日當多於事率衆多不可勝以文陳師古曰率猶計也

梁美人也侯自見索言之師古曰自見后自見唯陛下深

察焉上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曰皇帝問皇后所

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

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

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衆莫若日

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為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

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師古曰牧相

也王相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裹誠秉忠唯義

是從師古曰裹古懷字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師古曰上官

安也博陸博陸侯霍禹也宣成宣成侯夫人顯也惡音烏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

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

鄉百蠻賓服師古曰鄉讀曰嚮內嚮皆嚮中國也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

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况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

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

正月師古曰日者猶言往日也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

也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

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皇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

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師古曰視讀曰示以著繼嗣之微賤人

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

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

宮井溢南流逾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相傳

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師古曰謂陳石弓也夫河者水陰四瀆

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師古曰大卑曰陵斯昭陰盛盈溢違



經絕紀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

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咲後號

吡喪牛于易凶師古曰咲古笑字吡音桃解並在谷永傳言王者處民上如

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

也雖先快意說咲師古曰說讀曰悅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

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

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

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楹屋災

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

無異師古曰轉旋且索言須臾之間則欲盡也既亦盡耳春秋書日有食之既故詔引以為言索先谷反

已猶戊也亥復水也張晏曰息在亥陰盛咎在

丙於戊已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

井變怪眾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

不救之患日寢婁深師古曰寢甚也婁古屢反咎敗灼灼若此豈可

以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雉師古曰彤音弋中反祖已曰惟

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師古

白解並在即飭椒房及掖庭耳師古曰謂祖已所言皆以戒後宮也飭與教同

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師古

謂分條之也刺謂書之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

於刺板也刺音千賜反過直古今同之師古曰矯正也枉曲也且財幣之省特

言意在正曲遂過於直

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  
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  
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  
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  
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師古曰放音甫往反君子之道  
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  
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老成人舊時不用舊法故之臣也典刑常法也言闇亂之  
以至傾危也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  
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師古

曰言假命太后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禮而皇后今親厚何可踰於太后制度乎婦不可踰姑也惡音烏

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

道師古曰稱副也減省羣事謙約為右師古曰以其孝東宮母

闕朔望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朔望朝謁之禮也謹誠承究爰何不臧師古

曰究竟也爰于也臧善也于何不善言何事而不善也養名顯行以息眾譴師古

譴眾譴也音許元反垂則列妾使有法焉師古曰言垂法於後宮使皆遵行也皇后

深惟毋忽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

日蝕師古曰比類也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之

許氏許氏自知為鳳所不佑師古曰佑助也久之皇后寵亦益

衰而後宮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為媚道祝

謹後官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師古曰謹古諛字事發覺太后

大怒下更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廢處昭臺宮師古曰昭臺宮在止林苑

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后弟子平恩侯旦就國凡立十

四年而廢在昭臺歲餘還徙長定宮師古曰三輔黃圖林光宮有長定宮

後九年上憐許氏下詔曰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

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

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

忘于心其還平恩侯旦及親屬在山陽郡者是歲廢后

敗先是廢后姊嬀寡居與定陵侯淳于長私通師古曰嬀者后姊之名也音靡

因為之小妾長給之曰師古曰我能曰東宮復

立許后為左皇后廢后因嬀私賂遣長數通書記相執

謝長書有諂謾師古曰諂謾也諂音布內不諱與慢同發覺天子使

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葬延陵交道廐西

孝成班婕妤行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蛾而大幸

如淳曰蛾無幾之頃也師古曰蛾與俄同古字通用為婕妤居增成舍應劭曰後宮有八區

增成第也再就館蘇林曰外舍產子也晉灼曰謂陽祿與拓觀有男數月失之

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

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

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

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張晏曰楚王好田樊姬為不食禽獸之肉婕妤誦詩及

...

窈窕德象女師之篇

師古曰詩謂關雎以下也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也故

傳云誦詩及窈窕以下諸篇明詩外別有此篇每進見耳而說者便謂窈窕等即是詩篇蓋失之矣

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倂仔進侍者

李平平得幸立為倂仔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迺賜

平姓曰衛所謂衛倂仔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

賤興險越禮制寔盛於前師古曰險與踰同寔漸也班倂仔及許皇

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二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

倂仔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

倂仔倂仔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

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師古曰祝也

上是不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憫

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倂仔恐久見危求共養

太后長信宮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上許焉倂仔退處東宮

作賦自傷悼其辭曰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

師古曰何任也負也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師古曰蒙陳列也

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師古曰渥厚也揚光烈之翕赫

今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

寤寐而索息兮申佩離以自思師古曰索息言懼而喘息也離袿衣之帶也女

子適人父親結其離而戒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

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張晏曰書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喻婦人無男事也哀哀

間之為郵師古曰小雅刺幽王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閻妻煽方處故云為郵郵過也

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奴之母周師古曰皇娥皇英女虞竟之二女也女妻也虞

虞舜也任太任文王之母奴太奴武王之母也女虞女音尼反反雖愚陋其靡及兮敢

舍心而忘茲師古曰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

師古曰滋益也言時逝不痛陽祿與柘館兮仍繼祿而

離災服虔曰二館名也生子此館皆失也師豈妾人

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晡莫

而昧幽師古曰晡與暗同又音烏感反莫猶被覆載之

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師古曰言主上之恩比於天地

及奉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師古曰末流謂恩

請等列也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共洒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師古

日共音居容反洒音灑又音所寄反掃音先到反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

餘休師古曰山足謂重日師古曰重者情志未申潛玄

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闈扃師古曰正門謂之應門

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萋兮綠草生師古曰落水氣所

也落音臺也音來東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師古曰

反冷音零也音來東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綵繅兮紈素聲師古曰

言風動發帷裳羅綺也綵繅衣聲也綵音千賄反繅音察神眇眇兮密覩處君不御

今誰為榮師古曰覩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孟康曰

地也師古曰綦履下飾也言視殿上丹墀赤仰視兮雲屋雙涕

之地則想君履綦之迹也綦音其

今橫流

師古曰雲屋言其黷露狀若雲也

顧左右兮和顏

酌羽觴兮銷憂

師古曰酒行疾如羽也孟康曰羽觴爵也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如淳曰以漆

有覆翠羽於下徹生也惟人生兮一世忽二過兮若浮已

獨享今高明處生民兮極休

師古曰享當也休美也

勉虞精兮極

樂與福祿兮無期

師古曰此虞與娛同

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

師古曰綠衣詩鄘風刺妾上僭夫人失位白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

至成帝崩健仔

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

師古曰本宮人以賜陽阿主家也宮人者省中侍使官婢

名曰宮人非天子掖庭中也事見漢舊儀言長安者以別甘泉等諸宮省也初生時父母不

舉三日不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

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

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為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

學歌舞號曰飛燕師古曰以其體輕也

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召入

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健仔貴傾後宮許后之廢

也上欲立趙健仔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

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立封趙健

仔父臨為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健仔為皇后追以長前

白罷昌陵功封為定陵侯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

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師古曰以漆漆

物謂之髹音許求反又音許昭及今關東俗器物一著漆者謂之髹漆髹即髹聲之轉重耳髹字或作髹音

義亦與髹同今關西俗云黑髹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師

盤朱髹盤其音如此兩義並通

目身門限也音千結反音冒其頭師古曰階所也塗以金塗銅上也音它合反

壁帶往往為黃金釭由藍田壁明珠翠羽飾之服虔曰

之橫帶也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壁帶壁之橫

木露出如帶者也於壁帶之中往往以金為釭若車釭

之形也其釭中著玉壁明珠翠羽耳藍田自後宮未嘗

有焉姊弟顯寵十餘年卒皆無子師古曰顯與末年定

陶王來朝王祖母傅太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定陶王

竟為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

衍梁王立來朝明且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師古曰

在未央宮中供音居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

侯印書贊師古曰贊謂昏夜平善鄉晨傳綺職應劭曰

綺古袴字也贊音武茂反欲起因矢衣不能言晝漏

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太司馬莽丞

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羣衆譴譁怪之掖庭令輔等在

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

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既立尊趙皇后為皇太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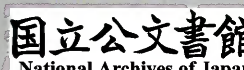
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為新成侯趙氏侯者凡二

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

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

望驗問知狀者師古曰業者掾之名望者掖庭獄丞籍

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斬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



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藏兼等皆曰宮即曉子女前屬

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應劭曰宮大

婦名對食甚相妬忌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

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

乳掖庭牛官令舍師古曰乳產也音而具反下皆類此有婢六人中黃門

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師古曰綈厚繪也綠其色也方底盛書囊形若今之箒勝

耳綿音犬奚反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

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

宮曰善藏我兒胞師古曰胞謂胎之衣也音苞丞知是何等兒也師古曰

目意言是天子兒耳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

背師古曰牘木簡也時以為詔記問之故令於背上書對辭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

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

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

繼嗣子無貴賤惟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

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

書意何如曰愷也服虔曰愷直視貌也師古曰愷音丑庚反字本作禮其音同耳武以

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

母令漏泄舜擇棄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

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

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師古曰飲音於禁反武發篋中有



裏藥二枚赫蹠書

鄧展曰赫音兄弟閱牆之闕應劭曰赫蹠薄小紙也音灼曰今謂薄小物

為闕蹠師古曰今書本赫字或作擊

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

自知之

師古曰女 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

擅天下我兒男也領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

師古曰壯髮當領前

侵下而生今俗呼為主頭者是也 今兒安在危殺之矣

師古曰危險也猶今人言險不

耳奈何令長信得聞之

師古曰謂太后 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

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

師古曰言我知汝無罪過也女讀曰汝 寧

自殺邪若外家也

晉灼曰寧便自殺 我曹言願自殺

自繆死

晉灼曰繆音繆繆之繆鄭氏曰自繆也 武皆

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師古曰棄謂張棄也 宮長李南以詔書

取兒去

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 不知所置師古曰終竟

也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

師古曰或

暫入或 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裏

子

師古曰裏古懷字 其十一月乳師古曰乳謂產子也音而乳及其下亦同 詔使嚴

持乳醫及五種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

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

師古曰給誑也中宮皇后所居 即從

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

晉灼曰昭儀前

受帝不得立許美人為皇后而今有子中許氏竟當復立為皇后邪此前約之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美人在內中何從得兒而生也故言 對以手自擣

何從生中次此下乃始言約耳 對以手自擣師古曰對怨怒也擣

築也對音直類反 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

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師古曰

美人產子告汝何為反怒殊不可曉也師古曰言其不可告語也帝亦不食昭儀

曰陛下自知是不食謂何師古曰何為不食也陛下常自言約不

負女師古曰女讀曰汝次下亦同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

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

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

受來置飾室中簾南師古曰簾戶簾也音廉美人以韋篋一合盛

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

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師古曰緘束篋之繩也音居咸反

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噉

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

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

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故長

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嬖公孫習前

免為庶人師古曰嬖音麗詔召入屬昭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

梓宮師古曰言未大斂也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

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

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師古曰屬音之欲及元延

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師古曰姓吾丘名遵掖庭丞

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

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

蘇林曰是家謂處帝也不

敢斥故言是家師古曰適自以無子故無所

掖庭中御

顧懼武既有子恐禍相及當止不敢言也

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

臣稟騎將軍貪者錢不足計事

師古曰者讀曰嗜奈何令長信

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

為也慎語

師古曰言汝脫不能獨為勿漏泄其語

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

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

更大赦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

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為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

召而誅焉春秋予之

師古曰魯公夫人謂哀姜也予趙謂詩與之也解真在五行志

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侯

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營生以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

犯尤許逾罪重於許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

帷幄羣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

丞相以下議正法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

陽侯訢皆為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

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

師古曰適讀曰嫡次下亦同

聖人法禁

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遂循固讓

師古曰歷謂王季即文王之父

也知適謂知其當為適嗣也

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

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

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

後迺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

末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師古曰未晚暮也權柄

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者欲無極師古曰者讀日嗜少主

幼弱則大臣不使師古曰不使不可使從命也世無周公抱負之輔

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

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

微嗣禍亂之根師古曰微嗣者謂幼主也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

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師古曰愚臣謂解先等也援引也金匱

言長久之法可藏於金匱石室者也援音爰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

師古曰演廣也音弋善反迺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師古曰私燕謂成帝開宴之私

也覆音芳目反誣汗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甚失

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

立大功不合衆此迺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

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筭

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抹銷滅既往

之過師古曰抹古救字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

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

訖迺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師古曰訐音居謂及此臣所

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

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

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

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為太子亦頗得

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傳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歸

心師古曰恩謂以厚恩接遇之一曰故成帝母及王氏

皆怨之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昭

儀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以

危宗廟諱天祀祖師古曰諱違也祖先帝也無為天下母之義貶皇

太后為孝成皇后晉灼曰使哀帝不母罪之也徙居北宮後月餘復

下詔曰皇后自知非惡深大朝請希闕師古曰請謁也闕失

婦道無共養之禮而有狼虎之毒師古曰共讀曰恭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

其下宗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尚在小君之位誠非皇

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

也師古曰言以義割恩也今廢皇后為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凡

立十六年而誅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師古曰涎涎光澤之

貌也音徒見反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

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

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鑊也師古曰鑊讀與環同

孝元傳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溫人蚤卒母更嫁為

魏郡鄭翁妻生男憚昭儀少為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

為太子得進幸元帝即位立為婕妤甚有寵為人有心  
畧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酌地皆祝延之師古曰

沃地也祝延祝之使長年也產一男一女女為平都公  
爵音來外反祝音之受反

主男為定陶恭王恭王有材藝尤愛於上元帝既重傅

婕妤及馮婕妤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陰

二人皆有子為王上尚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

賜以印綬在婕妤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

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元帝崩傅昭儀隨王歸國稱定

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為王王母曰丁姬傅太后

躬自養視既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

年孝王及定陶王皆入朝傅太后多以珍寶賂遺趙昭

儀及帝舅驃騎將軍王根陰為王求漢嗣皆見上無子

欲豫自結為父長計更稱譽定陶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上亦自

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王立為太子語在哀紀月餘天子

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

問崇以為春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師古曰王父謂祖也為人後

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從

之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

丹為太傅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

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傅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奏議不

得相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  
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  
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  
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  
丁姬以不小養太子獨不得成帝崩哀帝即位王太后  
詔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高昌侯董宏希指  
師古曰希望天子意指也上書言宜立丁姬為帝太后師丹劾奏宏  
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即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迺白令  
王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  
以子貴尊傅太后為恭皇太后丁姬為恭皇后各置左

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官追尊恭皇太后父為崇祖  
侯恭皇后父為褒德侯後歲餘遂下詔曰漢成之制推  
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  
皇太后為帝太太后丁后為帝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太  
后為皇太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  
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帝趙后為皇太后並四太后  
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為恭皇立寢廟於京師  
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於前殿如淳曰廟之前殿半以後曰  
寢傳太后父同產弟四人曰子孟中叔子元幼君師古曰  
讀曰仲子孟子喜至大司馬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大司

馬封孔鄉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爲太后父崇祖侯後更號崇祖曰汝昌哀侯太后同母弟鄭惲前死以惲子業爲陽信侯追尊惲爲陽信節侯鄭氏傅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餘人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姬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陷以祝詛罪令自殺元壽元年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云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

師古曰祖始也儒林

傳丁寬易之始師

家在山陽瑕丘父至廬江太守始定陶恭王

先爲山陽王而丁氏內其女爲姬王后姓張氏其母鄭

禮卽傅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欲其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爲帝太后兩兄忠明明以帝舅封陽安侯忠蚤死封忠子滿爲平周侯太后叔父憲望望爲左將軍憲爲太僕明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餘人丁傅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執權執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師古曰王國大車之詩也穀生也

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

請合葬而許之

師古曰事見禮記

附葬之禮自周興焉孝子事



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  
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震山東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  
司舉奏丁傅罪惡莽以太皇太后詔皆免官爵丁氏徙  
歸故郡莽奏貶傅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  
丁姬元始五年莽復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師古曰不遵臣妾之道至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后  
璽綬以葬師古曰懷謂袂之以自隨也不應禮禮有改葬請廢共王  
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  
葬共王冢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師古曰復音扶日反太后以為既  
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為致樽

作冢師古曰致謂累也祠以太牢謁者護既發傅太后冢崩壓

殺數百人開丁姬椁戶火出炎四五丈師古曰炎音弋瞻反吏卒

以水沃滅迺得入燒燔椁中器物莽復奏言前共王母

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葬踰制度今

火焚其椁此天見變以告當改如媵妾也臣前奏請葬

丁姬復故非是師古曰言尚太優僭也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

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

姬媵妾之次奏可既開傅太后棺臭聞數里公卿在位

皆阿蒙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  
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間皆平莽

又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云師古曰以棘周繞也時有羣燕數千銜

土投丁姬穿中師古曰穿謂墻中也丁傅既敗孔鄉侯晏將家屬

徙合浦宗族皆歸故郡唯高武侯喜得全自有傳

孝哀傳皇后定陶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爲定陶王時傳

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王入爲漢太子傳氏女爲妃哀

帝卽位成帝大行尚在前殿而傳太后封傳妃父晏爲

孔鄉侯與帝舅陽安侯丁明同日俱封時師丹諫以爲

天下自王者所有親戚何患不富貴而倉卒若是其不

久長矣晏封後月餘傳妃立爲皇后傳氏既盛晏最尊

重哀帝崩王莽拜白太皇太后下詔曰定陶共王太后與

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

號終沒至迺配食於左坐應劭曰若禮以其妃配者也坐於左而並食師古曰坐音

材臥諱逾無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後月餘復與

孝成趙皇后俱廢爲庶人就其園自殺

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卽位二年以選入後宮

時父奉世爲執金吾昭儀始爲長使數月至美人後五

年就館生男拜爲婕妤時父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奉

世長男野王爲左馮翊父子並居朝廷議者以爲器能

當其位非用女寵故也而馮婕妤內寵與傳昭儀等建

昭中上幸虎園鬪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師古曰佚字與逸同攀

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等皆驚走馮倢伃直前當  
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倢伃  
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  
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傳昭儀等皆慙明年夏馮倢伃男  
立為信都王尊倢伃為昭儀元帝崩為信都太后與王  
俱居儲元宮師古曰黃圖在上林苑中河平中隨王之國後徙中山  
是為孝王後徵定陶王為太子封中山王舅參為宜鄉  
侯參馮太后少弟也是歲孝王薨有一男嗣為王時未  
滿歲有眚病孟康曰災眚之眚謂妖病也蘇林曰名為肝厥發時脣口手足十指甲皆青師古曰下云禱祠解舍孟說是也未滿歲者謂為王未滿歲也眚音所頌反字不作青服蘇誤也太后自養

視數禱祠解

師古曰解音懈

哀帝即位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

治中山小王由素有狂易病

師古曰狂易者狂而變易常性也

病發怒

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狀

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問也

由恐

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后太后即傳昭儀也素

常怨馮太后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

馮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分繫雒陽魏郡鉅鹿數十日

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

師古曰官為中謁者令姓名立

與丞相

長史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傳太后指幾得封侯

師古曰幾讀曰

冀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死者數十人巫劉

吾服祝詛鑿徐遂成言習君之曰武帝時鑿脩氏刺治

武帝得二千萬耳

師古曰刺治謂箴之

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

上令中山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逾貢問

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

還謂左右此迺中語前世事

師古曰中語謂宮中之言語也

吏何用知

之是欲陷我效也

師古曰效徵驗也

迺飲藥自殺先未死有司

請誅之上不忍致法廢為庶人徙雲陽宮既死有司復

奏太后死在未廢前有詔以諸侯王太后儀葬之宜鄉

侯參君之習夫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參女并

為孝王后有兩女有司奏免為庶人與馮氏宗族徙歸

故郡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哀帝崩

大司徒

孫

光奏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入大辟為國家

結怨於天下以取秩遷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光為庶人

徙合浦云

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衛尉子

豪女弟為宣帝婕妤生楚孝王長女又為元帝婕妤生

平陽公主成帝時中山孝王無子上以衛氏吉祥以子

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帝平帝年三歲孝王薨

代為王哀帝崩無嗣太皇太后與新都侯莽迎中山王

立為帝莽欲顯國權懲丁傳行事

師古曰懲創艾也

以帝為成

帝後母衛姬及外家不當得至京師迺更立宗室挑鄉

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遣少傅左將軍甄豐賜

衛姬璽綬即拜為中山孝王后以苦陘縣為湯沐邑又

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三妹謁臣號脩義

君哉皮為承禮君鬲子為尊德君師古曰鬲音歷食邑各二千

戶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

通書記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傳舊惡幾得至京師

師古曰幾讀曰冀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曰中山孝王后深分

明為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傅太后丁姬諱天逾埋上

僭位號師古曰諱違也徙定陶王於信都為共王立廟於京師

如天子制不畏天命毋聖人言師古曰毋字壞亂法度民

非其號是以皇天震怒火燒其殿六年之間大命不遂

禍殃仍重師古曰遂猶延也重音直朋反竟令孝哀帝受其餘災大失

天心天命暴崩又令共王祭祀絕廢精魂無所依歸朕

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敗近事之

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迺久保一國長獲天祿而令孝

王永享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褒義賞

善聖王之制其以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后湯沐邑

加賜及中山王黃金各百斤增傅相以下秩衛后日夜

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會

事發覺莽殺宇盡誅衛氏支屬衛寶女為中山王后免

前漢書卷九十七下 列傳 三十一

后徙合浦師古曰黜其唯衛后在師古曰中山王莽篡

國廢為家人後歲餘卒葬孝王旁

孝平王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平帝即位年

九歲成帝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

事以女配帝太后意不欲也莽設變詐令女必入因以

自重事在莽傳太后不得已而許之遣長樂少府夏侯

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采師古曰官

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

夫劉歆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師古曰

曰皮弁以鹿皮為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素績謂素裳也朱衣而素裳績字或作績績謂繫績之若今之襪為也

也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待吉日日明年春遣大司

徙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

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師古曰本自莽第以

豐歆授皇后璽綬師古曰綬所登車稱警蹕便時上林

延壽門師古曰取時日之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

禮大赦天下益封父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

禮者自三公以下至騶宰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

者皆增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

父安漢公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賜公夫人號曰功

臣

顯君食邑封公子安為襄新侯臨為賞都侯后立歲際  
平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孫嬰為孺子莽攝帝位尊皇太后  
為皇太后三年莽即真以嬰為定安公改皇太后號為  
定安公太后太后時年十八矣為人婉嫵有節操師古曰婉

順也悉靜也音烏討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故  
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師古曰莽自謂上德故云黃皇室主者若漢之稱公主

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椽飾將暨往問疾師古曰椽  
盛飾也音丈又音象一曰椽首飾也在兩耳後刻鏤而為之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

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  
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  
不同之師古曰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師古曰繇與由反窮富貴而不  
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於孝平

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  
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

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  
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噉鑿茲行事變

亦備矣

前漢書卷九十七下終

前漢書卷九十八

元后傳第六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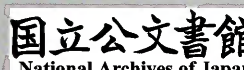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師古

曰述其本系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媯汭以媯為姓

師古曰媯米名也田本曰汭因本為姓也汭音而說反至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

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齊師古曰蔣齊

桓公以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至





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興安

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文景間安孫遂字伯祖

處東平陵師古曰濟南之縣生賀字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逐

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遛當坐者師古曰孺

音乃喚反逗翁孺皆縱不誅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

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師古曰二千石者奏而殺之其千石以下則得專誅及通行

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語見酷吏傳翁孺以

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謂不副所委嘆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

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與乎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

終氏為怨迺徙魏郡元城委粟里為三老魏郡人德之

元城建公曰服虔曰元城人年老者也昔春秋沙麓崩晉史之曰

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李奇曰此龜裂也陰元辰也陽漢也王氏廢後也漢火也黃曰

盛而沙麓崩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

與其齊田乎張晏曰陰數八八八六十四主數五故六在乙亥至哀帝元壽二年哀帝崩元后始攝政歲在庚申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今王翁孺徙

正道其地師古曰直亦當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

沙鹿地也師古曰虛讀曰虛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

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本始三年

生女政君即元后也禁有太志不脩廉隅好酒色多取

傍妻凡有四女八男長女君袂次即元后政君次君力

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譚子元崇少子商子夏

立子叔根稚卿逢時季卿唯鳳崇與元后政君同母母

適妻魏郡李氏女也師古曰適讀曰嫡後以妬去更嫁為河內

苟賓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師古曰任懷任夢月入其懷及壯

大婉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

政君為姬未入王薨禁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師古曰數

計也若言今之祿命書也數音所具反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為然廼教

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為家人子

歲餘會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

死非天命廼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太子

憐之且以為然及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

樂因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見者久之宣帝聞太子恨

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廼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

虞侍太子者師古曰此虞與娛同政君與在其中師古曰與讀曰豫及太

子朝皇后廼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

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師古曰恐不副皇后意故

言不彊應曰此中一人可師古曰非其本心故曰彊是時政君坐近

太子又獨衣絳緣諸子師古曰諸子大掖衣即挂衣之類也長御即以為

是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官師古曰

日濁姓也交送謂侍中掖庭令雜為使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

後宮娣妾以十數御幸父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

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

師古曰適讀曰嫡宣帝愛之自名曰鶩字太孫常置左右後三

年宣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元帝立太孫為太子以母

王妃為婕妤封父禁為陽平侯後三日婕妤立為皇后

禁位特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永光三年禁薨諡曰頃

侯長子鳳嗣侯為衛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

太子壯大寬博恭慎語在成紀師古曰幸酒好酒也樂宴樂好宴元帝不以為能而傳昭儀有寵

私之樂也解具在成紀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莖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

問輦謂附近御坐常有欲廢太子而立共王時鳳在

位與皇后太子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師古曰右

音佑語在丹傳上亦以皇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

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成帝尊皇后為

皇太后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

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

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

終日師古曰塞滿也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

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

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嘗

有也故天為見異言事者多以為然鳳於是擢上書辭

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師古曰商書云高宗諒闇諒信也闇然也言居父喪信默

三年不言也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

益政治今有芾星天地赤黃之異師古曰芾與字同咎在臣鳳

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

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

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

克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廼引過自予欲上尚書

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

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

固意輔朕之不逮母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

崇薨諡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

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

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

后同產唯曼蚤卒張晏曰同父則為同產不必同母也上言唯鳳崇同母也餘畢侯

矣太后母李親荀氏妻生一男名參寡居頃侯禁在時

太后令禁還李親師古曰召還王氏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為比

而封之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得封故也師古曰比例也音必麻反上曰封田

氏非正也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

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

無所顧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  
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

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師古曰上曰此小事何

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

廼止其見憚如此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師古曰

多疾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

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為纖介師古曰往事謂先

也言無纖介之嫌怒共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上謂共王

我未有子人命不諱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

見師古曰它爾長留待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

因留國邸旦之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

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陶

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今常師古曰

也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師古曰

迫於鳳不得正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京兆尹王章素

剛直敢言以為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師古曰建遣奏

封事言日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

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

嗣引近定陶王師古曰近音巨漸反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

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

之發為大臣顯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師古曰猥猶曲也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顯

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顯君之

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

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且鳳誣罔不忠

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師古曰王商也本以先帝外屬內

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

訕節隨鳳委曲卒用閹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眾

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師古曰小婦妾也

請女弟即妹也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

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師古曰是則不為宜子明

鳳所言非實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師古曰盪洗祿也言婦初來所

生之子或它姓况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

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師古曰以所見者譬之則不見

者可知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

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

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

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

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

知謀有餘野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

前漢書卷九十八

列傳

六

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  
倚欲以代鳳初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長  
樂衛尉弘子侍中音師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父弟獨側聽具知  
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  
臣材駑愚戇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為列侯宗族蒙恩  
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  
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  
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  
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師古曰豐卦九三爻辭也肱臂也  
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父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

糞餐此臣三當退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  
自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  
靡骨死輦轂下師古曰靡碎也音武皮反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寢  
門之心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日月益甚不勝大願願  
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朞月之間  
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寘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  
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  
哀重巍巍也進退於國為厚萬無纖介之議師古曰論者不云疏  
斥外戚也唯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  
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廼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

多闕故天變婁臻咸在朕躬將軍廼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母困我師古曰周書

詰載成王告周公辭也言公心須留京師母得遠去而令我困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

於亟瘳稱朕意焉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

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

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非所

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逾罪以為比上夷狄欲絕

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

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

師古曰言為其家又以侍中太僕音為御史大夫列於

三公而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

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

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

彌望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

外杜服虔曰壞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

孟康曰杜鄠二縣之間田畝一金言其境自長安

至杜陵也李奇曰長安有高都水杜里既壞決高都作

殿復行及外杜里師古曰成都侯商自擅穿帝城引水

耳曲陽無此事又雖大作第宅不得土山漸臺西白虎

從長安至杜陵也按李說為近是其奢侈如此然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

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鳳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

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



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斥言之鳳頓首泣曰

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

大夫音謹救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囑

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

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鳳薨天子臨弔贈

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至渭陵諡曰敬成侯子

襄嗣侯為衛尉御史大夫音竟代鳳為大司馬車騎將

軍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谷永說譚令讓不受

城門職由是與音不平語在永傳音既以從翼起親用

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

勞國家前為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為將軍不

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為安陽侯食邑與五侯

等俱三千戶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官

師古曰廣圖云明光宮在城內近桂宮也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

大陂以行舩立羽蓋張扇帷輯濯越歌師古曰輯與楫同濯與權同皆

所以行舩也今執楫權人為越歌也楫謂權之短者也今吳越之人呼為橈音饒越歌為越之歌上幸

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

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師古曰黃圖於云在未央宮於

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

上聞之大怒廼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

侯商擅穿帝城決引澧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

瑣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饒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格

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

命賓客為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

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

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瀕上一身寢弱曰父今將一

施之師古曰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師古曰令摠集音

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

籍稟請罪師古曰自坐稟商立禁皆負斧質謝上不忍

誅然後得已久之平阿侯譚薨諡曰安侯子仁嗣侯太

后憐弟曼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

不及等比師古曰比常以為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

在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為新都哀侯而

子莽嗣爵為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長為定陵

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

薨也迺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

吏如將軍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商語在鄴傳王

氏爵位日盛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

弔贈如大將軍諡曰敬侯子舜嗣侯為太僕侍中特進

成都侯商代音爲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侯立位特進  
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聞之更以爲大  
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爭贈如大將軍故事  
諡曰景成侯子况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過語  
在孫寶傳上廼廢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爲大司馬  
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戶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  
稱是歲薨諡曰戴侯子買之嗣侯綏和元年上卽位二  
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爲王王祖母  
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爲王求漢嗣根爲言  
上亦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爲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

骸骨上廼益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

就第先是定陵侯淳于長以外屬能謀議爲衛尉侍中

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伏罪與紅陽侯立相

連師古曰伏罪謂舊罪陰伏未發者也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曲

陽侯根薦莽以自代上亦以爲莽有忠節遂擢莽從侍

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爲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卽位

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

乞骸骨而退上廼下詔曰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

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

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爲治太皇

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  
莽三百五十戶以莽為特進朝朔望又還紅陽侯立京  
師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之  
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  
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師古曰效獻也獻其效誠根行貪邪臧  
累鉅萬縱橫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  
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為步  
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發民治道百  
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筦朝政師古曰筦與管同推親近吏主  
簿張業以為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

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師古曰至親謂於成帝為

舅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

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置威傳曰五官視三百石

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况

幸得以外親繼父為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

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

曰先帝遇根况父子至厚也今迺背忘恩義以根嘗建

社稷之策師古曰謂立哀帝為嗣也遣就國免况為庶人歸故郡根

及况父商所薦舉為官者皆罷後二歲傳太后帝母丁

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新都侯莽前為大司馬貶抑尊號

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滅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

天下多寃王氏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

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

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師古曰更經

日言供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師古曰更經救

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師古曰引領自行道之人為之

隕涕况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哀帝深

感其言復封商中子邑為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

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

師侍太后曲陽侯根薨國除明年哀帝崩無子太皇太

后以莽為大司馬與共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

帝帝九歲常年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顯威福紅

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內憚之令大臣以

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日誑耀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

臣奏請尊莽為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

賜立諡曰荒侯子柱嗣仁諡曰刺侯子術嗣是歲元始

三年也明年莽風羣臣奏立莽女為皇后師古曰風又

奏尊莽為宰衡莽母及兩子皆封為列侯語在莽傳莽

既外壹羣臣令稱已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以下賂

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為廣恩君君力為廣

惠君君弟為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譽莽莽又知

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張晏曰以

易其權若市買之易物者也師古曰此虞與娛同迺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

郊師古曰邑外謂之郊近二十里也存見孤寡貞婦春幸繭館師古曰漢官闕

疏云上林苑有繭館蓋蠶繭之所也幸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被除

師古曰桑採桑也遵循也謂緣水邊夏遊籓宿鄂杜之間師古曰籓宿苑在長安城南今

之御宿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師古曰黃

山官在槐里飛羽殿在未央宮中羽字或作雨校獵上蘭師古曰上蘭觀名也在上林中登長

平館師古曰在長平坂也臨涇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縣輒施恩

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太后從容言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我始入太子家時見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

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莽因曰太子宫幸近可壹往遊觀不足以

為勞於是太后幸太子宫甚說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

服虔曰官婢侍史生兒取以作弄兒也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

平帝崩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

年二歲託以卜相為最吉迺風公卿奏請立嬰為孺子

師古曰風讀曰諷令宰衡安漢公莽踐祚居攝如周公傳成王

故事太后不以為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為攝皇帝改

元稱制焉俄而宗室安眾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等

惡之更舉兵欲誅莽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

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莽因曰太子宫幸近可壹往遊觀不足以

為勞於是太后幸太子宫甚說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

服虔曰官婢侍史生兒取以作弄兒也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

平帝崩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

年二歲託以卜相為最吉迺風公卿奏請立嬰為孺子

師古曰風讀曰諷令宰衡安漢公莽踐祚居攝如周公傳成王

故事太后不以為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為攝皇帝改

元稱制焉俄而宗室安眾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等

惡之更舉兵欲誅莽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

遠也師古曰言所見者同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

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為真皇帝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

太后大驚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

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

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臧長樂宮及

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

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為莽求璽怒罵

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

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師古曰孤寄言以孤寄託之不復顧恩

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師古曰言惡賤天下豈有而兄弟

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師古曰若亦汝變更正朔服

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

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

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

不能自止良久迺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

諫止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

切恐莽欲脅之迺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

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

迺為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眾樂莽又欲改太后

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踈屬王諫欲諂莽

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  
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廼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  
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師古曰惠莽因曰此詩德之臣

也師古曰詩乖也音布內反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

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服虔曰銅璧如璧形以銅為之

也莽廼下詔曰予視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視讀曰示休美也其文

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為子更命太

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故交代之際

信于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為西王母共具之祥

師古曰共音居用反當為歷代為母昭然著明予祗畏天命敢不

欽承謹以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

璽紱以當順天心光于四海焉師古曰此紱謂璽之組也太后聽許

莽於是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為貢符子初莽為安漢公

時又諂太后奏尊元帝廟為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

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

體元帝墮壞孝元廟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

故殿以為文母篡食堂孟康曰篡音撰晉灼曰篡具也既成名曰長壽

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以太后好出遊觀廼車駕

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

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師古曰與音預言也



何罪於汝無所于預何為毀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

知我廼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

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

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為然愈不說

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莽更漢制也師古曰更亦改又改

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

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

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楊雄作誄曰太

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著其協於元城

沙麓太陰精者謂夢月也太后崩後十年漢兵誅莽初

在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為中山太

守世祖初起丹降為將軍戰死上閔之封丹子泓為武

桓侯至今師古曰泓音於宏反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

世稀不以女寵漢與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

矣師古曰幾音巨依反數音所角反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

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師古曰更音正

衡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

不握一璽師古曰卷音其圓反解在劉向傳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慈

夫

軍

莽

取文

來春

軍

與前條

前漢書卷九十九上

王莽列傳第六十九上

漢

蘭

漢

命

漢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隸

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語在元后

傳師古曰外戚傳言十侯此唯莽父曼蚤死不侯莽羣

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師古曰乘因也以輿馬

聲色佚游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受禮經師事

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事母及寡

嫂養孤兄至行甚救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

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

師古曰謂伯父也以居長嫡而繼統也

以莽侍

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

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父之叔父成都侯商上

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

校尉箕闕上谷都尉陽並中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為

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莽為新都侯國南陽新

野之都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

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爰施賓客家無所

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更推薦之

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

處之不慙慙

師古曰激急動也慙愧也激音工歷反慙音女六反

莽兄永為諸曹

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

師古曰振

整也一曰振張起也

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

師古曰竟周備也

諸生縱觀長老歎息光年小於莽子字莽使同日内婦

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某藥比客

罷者數起焉

師古曰此音必寐反數音所角反

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願

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

師古曰謂朱博莽聞此兒種

宜子

師古曰此兒謂所買婢也

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

名如此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爲九卿先進在

莽右師古曰名位居其右在前也莽因求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侯

根白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語在長傳根因乞骸骨薦

莽自代上遂擢爲大司馬是歲綏和元年也年三十八

矣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師古曰鳳商音根四

父也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諸賢良以爲掾

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

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

問知其夫大皆驚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卽位尊皇太

后爲太皇太后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

骨哀帝遣尚書令詔莽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羣臣朕

得奉宗廟誠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師古曰

病也一日以以著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意朕甚悲傷

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

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

司馬卽不起皇帝卽不敢聽政太后復令莽視事時哀

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書言春

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尊號莽與師丹共劾宏誤

朝不道語在丹傳後曰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爲傅太后

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師古曰坐並音付臥反莽案行貢內者

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傳

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師古曰會謂至置酒所也重音直用反

莽復乞骸骨哀帝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

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使家中黃門蘇林曰使

黃門在其家中為使令十日一賜餐下詔曰新都侯莽憂勞國家

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為治太皇太后詔莽就第朕甚閔

焉其以黃郵聚戶三百五十益封莽服虔曰黃郵在位南陽棘陽縣

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師古曰見天子之禮也見音胡電反車

駕乘綠車從師古曰綠車皇系之車天子出行令莽乘之以從所以寵也後二歲傳

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廣尊尊之義

抑賤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五

請免為庶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

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師古曰獲者莽子之名也今書本有作護字者流俗

所改耳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寃訟莽者

以百數師古曰言其合管朝政不當就國也元壽元年曰食賢良周護宋

崇等對策深訟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

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師古曰姓孔名休宛縣人

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

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劔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

因曰誠見君面有癥師古曰癥創痕也痕音下恩反美玉可以滅癥欲

獻其瑒耳卽解其瑒

服虔曰瑒音衛蘇林曰劔鼻也師古曰瑒字本作戴從王戴聲後轉

寫者訛也瑒自瑒

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邪

師古曰賈讀白

有價值也

遂椎碎之

師古曰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

自裹以進休休乃

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還京師歲餘哀帝

崩無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卽日駕之

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

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

董賢年少不合衆心收印綬賢卽日自殺太后詔公卿

舉可大司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舉莽前將軍

何武後將軍公孫祿互相舉太后拜莽爲大司馬與議

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脩飭太后所信愛也

莽白以舜爲車騎將軍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爲孝

平皇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白趙氏

前害皇子傅氏驕僭遂廢孝成趙皇后孝哀傅皇后皆

令自殺語在外戚傳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

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爲侍

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莽

皆傳致其罪

師古曰傳讀曰附附益而引致之令人罪

爲請奏令邯持與光

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前將

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免丁傅及董賢親屬

皆免官爵徙遠方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

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乃復

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

賂為言誤朝師古曰妄稱譽之誤惑朝廷也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為

皇子眾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為天下所疑難以示

來世成襁褓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

衰比世無嗣師古曰比類也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

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師古曰力勉力今以私恩逾大臣議

如此羣下領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

之師古曰安猶徐也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

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

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

建為爪牙豐子尋歆子棻師古曰棻或作棻字音扶云反涿郡崔發南

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師古曰外示

假為方直之言欲有所為微見風采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黨與承其指意

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

信於眾庶始封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師古曰風讀曰諷下類此

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羣臣因

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

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

如光故事太后召問公卿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

師古曰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

於於是羣臣乃盛陳

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

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記號於周莽有定國

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

制下準行事以順天心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

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

寢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

道蕩蕩師古曰尚書洪範之言也屬有親者義不得阿

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

莽復上書讓太后詔謂者引莽待殿東廂莽稱疾不肯

入太后使尚書令恂詔之曰君以選故而辭以疾師古曰選

善也國家欲褒其善加號疇邑乃以疾辭君任重不可闕以時亟起莽遂固辭太后復使長信太僕閔承制召莽莽固稱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太后下詔曰太傅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為傅相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以光為太師與四輔之政師古曰與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功德茂著益封萬戶以舜為太保左將軍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忠信仁篤使迎中山王輔導共養以安宗



廟師古曰共音居用封豐為廣陽侯食邑五千戶以豐

為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賜第一區侍中奉

車都尉邯宿衛勤勞建議定策封邯為承陽侯食邑三

千四百戶師古曰承音蒸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

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

元失望太后乃下詔曰大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為三公

與周公之職建萬世策功德為忠臣宗化流海內遠人

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其以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

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封功如蕭

相國以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

國甲第為安漢公第定著於念傳之無窮於是莽為惶

恐不得已而起受策策曰漢危無嗣而公定之四輔之

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羣僚眾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

宗廟以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焉師古曰言莽致白雉之瑞有周公相成王

象故賜嘉號曰安漢公輔翼于帝期於致平師古曰致太平

違朕意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

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師古曰給足也羣公復爭太后

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奉舍人賞賜

皆倍故師古曰悉所食之奉也舍人私府吏員也百姓

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宜

立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子孫大者封侯或賜爵  
關內侯食邑然後及諸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廟增加  
禮樂下惠士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語在平紀莽  
既說衆意師古曰說讀曰悅又欲專斷知太后馱政乃風公卿  
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  
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  
令太后下詔曰皇帝幼年朕且統政比加元服師古曰比至平  
帝加元服以來太后且統政也比音必寐反今衆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  
堪殆非所以安躬體而育養皇帝者也故選忠賢立四  
輔羣下勸職永以康寧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

而不與焉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巍巍高貌也舜禹之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

親其事也與讀曰豫

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

平决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  
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入  
延問致密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  
主侔矣莽欲以虛名說太后師古曰說讀曰悅白言親承前孝  
哀丁傅奢侈之後百姓未贍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  
損膳以視天下師古曰繒練謂帛無文者視讀曰示莽因上書願出錢百  
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  
焉莽帥羣臣奏言陛下春秋尊父衣重練減御膳誠非

所以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數叩頭省戶下自  
爭未見許今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  
生蓂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臣莽等不勝大願願  
陛下愛精休神闕略思慮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  
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惟哀省察莽又令太后  
下詔曰蓋聞母后之義思不出乎門閥師古曰闕門國  
極也音域  
不蒙佑皇帝年在緼祿未任親政戰戰兢兢懼於宗廟  
之不安國家之大綱微朕孰當統之是以孔子見南子  
周公居攝蓋權時也師古曰南子衛靈公夫人孔子勤  
欲說靈公以治道故見南子也  
勤身極思憂勞未終故國奢則視之以儉矯枉者過其正

而朕不身帥將謂天下何夙夜夢想五穀豐孰百姓家

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今誠未皇子輕靡而備

味師古曰皇服也靡細也庶幾與百僚有成其勗之哉每有水旱

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

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為國莽念

中國已平惟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

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

更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以

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既尊重欲

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卽位三年長秋

宮未建液廷尉滕未充師古曰液與掖同音通用乃者國家之難本

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師古曰取皆讀曰娶正十

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

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眾女名王氏女多在選

中者莽恐其與已女爭即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

眾女並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

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

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明詔聖德巍巍知

彼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

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

曉止公卿及諸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

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眾女公卿爭曰不

宜采諸女以貳正統師古曰言皇后之位當在莽女也莽白願見女太

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

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師古曰窈窕幽閑也宜承天序奉祭祀有詔

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

王相卦遇父母得位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張晏曰金王則水相也遇父母謂泰卦乾下坤

上天下於地是配享之卦師古曰王音于放反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信

鄉侯修上言師古曰天子侯表清河綱王子豹始封新鄉侯傳爵至曾孫修王莽篡位賜姓王即

謂此也而此傳作信鄉侯古也新信同音故耳修音徒冬反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

襄紀子稱侯

師古曰解在外戚恩澤侯表也

安漢公國未稱古制

師古曰稱

副也音尺孕

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

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侈言應禮可許請以新野

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里莽謝曰臣莽子女

誠不足以配至尊復聽眾議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託

肺腑獲爵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德臣莽國邑足以

共朝貢

師古曰共讀曰供

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歸所益太后

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莽

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勝家羣

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羣妾亡幾

師古曰亡幾不多也亡讀曰無幾音居豈

及其下

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為三千萬莽復以其

千萬分予九族貧者陳崇時為大司徒司直與張敞孫

竦相善竦者博通士為崇草奏稱莽功德

師古曰草謂創立其文也

崇奏之曰竊見安漢公自初束脩

師古曰束脩謂初學官之時

值世

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宮厚骨肉之寵

師古曰兩宮成帝及太后

被諸

父赫赫之光

師古曰被音皮善反

財饒執足亡所悟意

師古曰悟意逆也無人

能逆其意也

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

特立

師古曰拂違也矯正也拂音佛

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匹無二閨

門之內孝友之德眾莫不聞清靜樂道溫良下士

師古曰下

音胡

惠于故舊篤于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

前漢書卷九十五 列傳 第五十五

禮公之謂矣及為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逾罪公

不敢私建白誅討師古曰首言其事也周公誅管蔡季子鴆叔牙

公之謂矣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以國統孝哀

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晉灼曰欲令丁姬為帝太后也

公手劾之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

師古曰坐音才臥反以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

寡不畏疆圉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美仲山甫之德茹食也強圉強梁圉并也公之謂

矣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面刺

幄坐之義佞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事上

下一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師古曰詭違也辟讀曰僻斥

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被胥原之訖遠去就國應劭曰胥原子

胥屈原也師古曰遠去朝廷而就其侯國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

隧如髮師古曰弛解也音式爾反隧音直類反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頽

師古曰大雅瞻仰之詩也殄盡也頽病也言為政不善賢人奔亡矣天下邦國盡困病也頽與悴同音才辭反

公之謂矣當此之時宮亡儲主董賢據重加以傅氏有

女之援師古曰謂哀帝傅皇后皆自知得罪天下結讎中山張晏曰傅

太后譖中山馮太后則必同憂斷金相翼師古曰引易繫辭二人同心其

利斷金翼助也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

往寬更徵遠屬事執張見其不難矣師古曰言哀帝既崩丁傅董賢欲稱

權也遠屬國之宗室疎遠者也賴公立入即時退賢

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亡前之威師古曰無

前謂無存盱衡厲色振揚武怒孟康曰眉上曰衡

音許乘其未堅厭其未發師古曰厭震起機動敵人摧

折雖有賁育不及持刺師古曰孟賁夏育皆古勇雖有

樗里不及回知師古曰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雖有鬼

谷不及造次師古曰鬼谷先生是故董賢喪其魂魄遂

自絞殺人不還踵日不移晷師古曰還讀曰旋霍然四

際更為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

師尚父時惟鷹揚揚亮彼武王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

大公武毅若鷹之飛揚孔子曰敏則有功公之謂矣於

是公乃白內故泗水相豐蔡令邯師古曰醜豐醜與大

司徒光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功德受

封益土為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師古曰虞書咎繇公

之謂也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勳皆以周公為比宜賜

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不受存楚

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師古曰申包胥楚大夫也

胥如秦乞師案出師以救楚昭王出奔包

吾為君也非為身也遂不受晏平仲齊大夫晏嬰也以

道佐齊景公景公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公之

謂也將為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為首公深辭

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

甚於為身皇后之尊伴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

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大福之恩傳古曰揖謂讓而不當也事事謙退

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書曰虞書舜典之辭言舜自讓德薄不足以繼

帝堯之公之謂矣自公受策以至於今壘壘翼翼日新

其德增脩雅素以命下國後儉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後選也

矯正也後音守割財損家以帥羣下彌躬執平以逮公

卿師古曰彌讀與弭同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

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溫溫柔貌也

謂矣克身自約糴食自給師古曰糴得粗及僅足謂已物物叩市日

閱亡儲師古曰物物叩市言其衣食所須皆買之於市不自營作而不奪工商利也閱盡也閱言當

入金錢獻田殫盡舊業為眾倡始於是小大鄉和承風

從化師古曰鄉讀曰鄉外則王公列侯內則帷幄侍御翕然同

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畝以振貧窮收贍不足

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茹園葵張晏曰令者子

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仕而逃祿朝不及夕也師

也按其園葵不奪園夫之利師古曰葵音人諸反公之謂矣開門延士下及白

屋師古曰白屋謂庶人婁省朝政師古曰婁古屢字綜管眾治

親見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解及



事一人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此三世為

三公再奉送夫行師古曰秉冢宰職填安國家師古曰

反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

公之謂矣此皆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而公包其終

始一以貫之可謂備矣是以三年之間化行如神嘉瑞

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效得賢之致哉故非獨君之受

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是以伯禹錫玄圭周公受郊祀

師古曰尚書禹貢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言賞治承功

成也禮記明堂位曰成王幼初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

天下七年乃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

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有華車千乘命魯公世世

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旂十有蓋

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以達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師古曰言天子尊貴材以

助王者王者當申達其

用而不揆公德行為天下紀觀公功勳為萬世基基成

而賞不配紀立而褒不副師古曰誠非所以厚國家順

天心也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殊

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

班賞亡遊師古曰遊與公同苟有一策即必爵之是故公孫戎

位在充郎選蘇旄頭壹明樊噲封二千戶孟康曰公孫戎

時為旄頭郎晉灼曰楚漢春秋上東圍項羽聞樊噲反

旄頭公孫戎明之卒不反封戎二千戶師古曰此公孫戎

戎耳非戎奴也戎奴自武帝時人謠說誤矣蘇讀與由同孝文皇帝褒賞絳侯益封

萬戶賜黃金五千斤孝武皇帝卹錄軍功裂三萬戶以

封衛青青子三人或在繼祿皆為通侯孝宣皇帝顯著

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三人延及兄弟夫絳侯即因漢藩

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遞據相扶之執其事雖醜

要不能遂師古曰遞繞也謂相圍繞也言絳侯之時漢家外有藩屏盤石之固內有朱虛骨鯁之強

諸將同心圍繞扶翼呂氏之黨雖欲作亂心懷醜惡事必不成言勃之功不足多也遞音滯霍光即

庸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度

曰言光未嘗陷假不遇而辭去朝也莽嘗退就國是陷假也師古曰假升也陷假者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也

朝之執事亡非同類割斷歷久統政曠世雖曰有功所

因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過徵之累師古曰累音力

累音力及至青戎標末之功服虔曰標音刀末之標謂衛青公孫戎也師古曰標

遙反一言之勞然猶皆蒙丘山之賞課功絳霍造之與

因也比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效乃當

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褒賞豈特與若云者同

日而論哉師古曰若云謂若向者所云絳霍青戎也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

臣誠惑之臣聞功亡原者賞不限德亡首者褒不檢師古

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也無首謂無出其土者也檢局也是故成王之於周公也

度百里之限師古曰度亦踰越也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師古

曰解並兼商奄之民師古曰商賜以附庸殷民六族師

見前曰謂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也大路大旂師古曰解已見前封父之繁

弱夏后之璜師古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璜名也半璜曰璜父讀曰甫祝宗卜史

前漢書卷之七

師古曰太祝太宗備物典策師古曰既有備物而加之

制官司彝器師古曰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之器也

言器有所法師古曰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

郊望之禮師古曰郊即祀上帝于郊王曰叔父建爾元

子師古曰魯閔闕宮之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

俱延拜而受之師古曰謂周公拜後可謂不檢亡原者矣非

特止此六子皆封師古曰周公六子伯禽之弟也詩曰亡言不讎亡德

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讎用也有善言則用報當

如之不如非報也服虔曰報賞當如其德不如德者非報也近觀行事高祖

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定著

於令師古曰謂吳芮也解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

晉悼公用魏絳之策諸侯服從鄭伯獻樂悼公於是以

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

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有金石之樂春秋

善之取其臣竭忠以辭功君知臣以遂賞也今陛下既

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遂聽公之固辭不

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以為國

也臣愚以為宜恢公國令師古曰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即羣

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

王事何有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形

虞周之盛敕盡伯禽之賜無遜周公之報師古曰敕備也遜與差同

今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師古曰祖始也天下幸甚太后

以視羣公師古曰視讀曰示羣公方議其事會呂寬事起初莽

欲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亂

國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為成帝後宜明

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為後代法於是遣甄豐奉璽綬即

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

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

帝長大後見怨宇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

書求入語在衛后傳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

議其故章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

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

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師古曰日焉

其繫獄須產子已殺之師古曰須待也莽奏言宇為呂寬等所

誣誤流言惑眾與管蔡同罪臣不敢隱其誅甄邯等白

太后下詔曰夫唐堯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聖

亡奈下愚子何以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輔成

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昔

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師古曰四國謂三監及淮夷也

公其專意翼國期於致平莽因是誅滅衛氏窮治臣寬之獄連引郡國豪桀素非議已者內及敬武公主師古曰元

帝女弟也梁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仁使者迫守皆自殺死

者以百數海內震焉大司馬護軍襲奏言安漢公遭子

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至深為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

遭臯喟然憤發作書八篇以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

以教授事下羣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以著官簿

比孝經師古曰著官簿言用之得選舉也四年春郊祀高祖以配天宗

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四月丁未莽女立為皇后大赦

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

大保舜等奏言春秋列功德之義太上有立德其次有

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賢然後能之其在人臣則

生有大賞終為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

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周公享

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賞宜如陳崇言章下有司有司

請還前所益三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

加公為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事稱敢言

之羣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十人

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千戶

黃金印赤韍師古曰韍印之組也封公子男二人安為襄新侯臨

為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金為一萬萬以明夫禮

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

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鞞及

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師古曰直當也

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莽求見固讓太后下詔

曰公每見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眠事

邪師古曰眠古視字將當遂行其賞遣歸就第也光等曰安臨

親受印鞞策號通天其義昭昭黃郵召陵新野之田為

入尤多師古曰召讀邵皆止於公公欲自損以成國化宜可聽

許治平之化當以時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

以尊皇后非為公也功顯君戶止身不傳褒新賞都兩

國合三千戶甚少矣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

義師古曰信讀申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眠

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眠專上書言

臣以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以新都侯引入未

央宮庚申拜為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

拜為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月甲子復拜

為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為新都侯號為安漢公

官為宰衡太傅大司馬爵貴號尊官重一身蒙大寵者

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始三年天下歲已復官屬宜

皆置如淳曰前時饑省官職今豐穀梁傳曰天子之宰

通于四海師古曰宰治也治衆事者謂大臣也臣愚以為宰衡官以正百

僚平海內為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莽無兼官之材

今聖朝既過誤而用之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

太傅大司馬印成授臣莽上太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

詔曰可鞅如相國師古曰鞅亦謂組也朕親臨授焉莽乃復以所

益納徵錢千萬遺與長樂長御奉共養者師古曰太后之長御也共

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士辭

萬金之幣散財施予千萬數莫不鄉化師古曰鄉讀曰嚮蜀郡

男子路建等輟訟慙怍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宜

報告天下奏可宰衡出從大車前後各十乘直事尚書

郎侍御史謁者中黃門期門羽林師古曰自此以上皆從宰衡出宰衡

常持節所止謁者代持之師古曰相代而持也宰衡掾史秩六百

石三公稱敢言之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

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

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

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

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師古曰周宜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書也籀音直救友通知其

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

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云羣臣奏言昔周公

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

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今安漢公起於第家輔翼陛下

四年于茲功德爛然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師古曰載始也魄月

魄奉使朝用書孟康曰賦臨賦營築越若翊辛丑師古

明也辛丑者庚子之明日也越發語辭也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眾並集平

作二旬大功畢成師古曰平作謂不促遠也唐虞發舉

成周造業誠亡以加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賜以束帛

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服虔曰大國乘車如驪馬二

師古曰驪馬併駕也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冬大風吹長安城

東門屋瓦且盡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

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封孝宣

曾孫信等三十六人為列侯餘皆益戶賜爵金帛之賞

各有數是時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

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

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莽上書曰臣以

外屬越次備位未能奉稱伏念聖德純茂承天當古制

禮以治民作樂以移風四海奔走百蠻並轅師古曰轅即轅車也

辭去之日莫不隕涕非有款誠豈可虛致自諸侯王已

下至于吏民咸知臣莽上與陛下有葭莩之故師古曰葭者其葉裏白皮也言其輕薄而附著也故以為喻葭音加莩音孚又得典職每歸功列



德者輒以臣莽為餘言臣見諸侯面言事於前者未嘗  
不流汗而慙愧也雖性愚鄙至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少  
任大夙夜悼栗常恐汚辱聖朝今天下治平風俗齊同  
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親太師光太保舜等輔  
政佐治羣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以五年之間至致此  
焉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能  
得什一受羣賢之籌畫而上以聞不能得什伍師古曰言皆不  
曉又遺當被無益之辜所以敢且保首領須臾者誠上  
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羣公之故也師古曰休庇蔭也陛下不忍  
衆言輒下其章於議者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

正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下議者  
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以傳示

天下與海內平之即有所間非則臣莽當被註上誤朝

之罪

師古曰間音居覓反

如無他譴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

路是臣之私願也惟陛下哀憐財幸

師古曰財與裁同

甄邯等

白太后詔曰可唯公功德光于天下是以諸侯王公列

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諸侯

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雖曉喻罷遣猶

不肯去告以孟夏將行厥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退今

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

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羣公以聞

究于前議師古曰究竟也其九錫禮儀亟奏於是公卿大夫博

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九百二人皆曰聖帝明王

招賢勸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賞厚故宗臣有九命上

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張晏曰宗臣有勳勞為上公國所宗者也周禮上公

九命九命九錫也師古曰登等謂升於常等也今九族親睦百姓既章萬國和

協黎民時雍師古曰章明也時是也雍亦和也自聖瑞

畢溱太平已洽師古曰溱與臻同帝者之盛莫隆於唐虞而陛

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於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謂異時

而興如合符者也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

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師古曰禮合文嘉云九錫者車馬衣服樂懸朱戶納陛武賁鈇

鉞弓矢臣請命錫奏可策曰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

皇太后臨于前殿延登親詔之曰公進虛聽朕言師古曰進

前虛已而聽也前公宿衛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納策盡忠白誅

故定陵侯淳于長以彌亂發姦師古曰彌讀日弭止也登大司馬

職在內輔孝哀皇帝即位驕妾窺欲姦臣萌動公手劾

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後朝

臣論議靡不據經以病辭位歸于第家為賊臣所陷就

國之後孝哀皇帝覺寤復還公長安臨病加劇猶不忘

公復特進位是夜倉卒國無儲主姦臣充朝危殆甚矣

朕惟定國之計莫宜於公引納手朝即日罷退高安侯

董賢轉漏之間忠策輒建綱紀咸張綏和元壽再遭大

行萬事畢舉禍亂不作輔朕五年人倫之本正天地之

位定張晏曰定冠婚之儀徙南北之郊也欽承神祇經緯四時復千載之

廢矯百世之失張晏曰封先代之後立古文經定先毀之禮也天下和會大衆

方輯師古曰輯與集同詩之靈臺書之作雒鎬京之制商邑之

度於今復興師古曰靈臺所以觀氣象者也文王受命作邑于豐始立此臺兆庶自勸就其功作

故大雅靈臺之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人攻之不

日成之作雒謂周公營洛邑以為王都所謂成周也周

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下作洛

諸豐鎬相近故總曰鎬京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使居之

故云商邑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推顯嚴

父配天之義脩立郊禘宗祀之禮以光大孝是以四海

雍雍萬國慕義蠻夷殊俗不召自至漸化端冕奉珍助

祭師古曰蠻夷漸染朝化而正衣冠奉其國珍來助祭尋舊本道遵術重古動而

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於神明祖考嘉享光耀顯

章天符仍臻元氣大同麟鳳龜龍衆祥之瑞七百有餘

遂制禮作樂有綏靖宗廟社稷之大勳普天之下惟公

是賴官在宰衡位為上公今加九命之錫其以助祭共

文武之職師古曰共讀曰供乃遂及厥祖師古曰榮寵之命上延其先祖也於

戲豈不休哉於是莽稽首再拜受綠韞袞冕衣裳師古曰此

鼓謂蔽膝也或謂鞞鞞謂音弗鞞音畢

瑒瑒瑒瑒

孟康曰瑒玉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瑒下曰瑒詩

云輯琫有琕是也師古曰瑒  
音蕩琫音布孔反琕音必  
古曰其形岐頭  
句音巨俱反  
食證反  
下亦同  
路戎也  
師古曰鈇  
戚皆斧屬  
音攸又  
羊九反  
而長育  
萬物也  
露而升陞  
釋文句雖  
史官虎賁  
天佐安漢  
公在中府  
外第虎賁  
為門衛當  
出入者傳  
籍

句履孟康曰今齊祀履馬頭飾也出履二寸師

也解在禮樂志四馬曰乘音

戎路乘馬師古曰戎

左建朱鉞右建金戚

師古曰鈇

甲冑一具師古曰冑

九命青玉珪二師古曰青者

朱戶納陛孟康曰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為陛不

署宗官祝官卜官

史官虎賁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卜史官皆置齊

自四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傳孟康曰傳符也師古

以楚王邸為安漢公第大繕治通周衛祖禰廟

及寢皆為朱戶納陛陳崇又奏安漢公祠祖禰出城門

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入有門衛出有騎士所以重國

也奏可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張晏曰時

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為牡火子午道

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

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名子午谷又宜州

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直相當此則北

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為子午道

風俗使者八人還言天下風俗齊同

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莽奏定著令又奏

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莽奏定著令又奏

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莽奏定著令又奏

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莽奏定著令又奏

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莽奏定著令又奏

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莽奏定著令又奏

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莽奏定著令又奏

為市無二賈師古曰言純質也賈音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

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師古曰象刑解在武紀及刑法

志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為列侯

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未

有加迺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

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願

為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

險阻處為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

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

或不種自生或罌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

鳳皇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

樂內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曰太

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域殊俗靡不慕義

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王度

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

復舉地為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謹案

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

地為西海郡臣又聞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

以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服虔曰唐虞及周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殷方

三千里漢地南北萬二千里也

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

有二州後定爲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爲九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奏可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泉陵侯劉慶上書師古曰王子侯年表泉陵四年戴侯真定嗣二十一年薨黃龍元年頃侯慶嗣此則是也此傳及翟義傳並云泉陵地理志泉陵屬零陵郡而表作衆陵表爲誤也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冬熒惑入月中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秦時戴璧秉圭願以身代藏策金滕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師古曰詐依周公爲武王請命作金滕也十二月平帝崩六赦天下莽徵明禮

者宗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師古曰王之見在者列侯廣戚侯顯等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爲後廼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爲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蹠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師古曰浚行治之也蹠音詐驕反浚音峻抒音直呂反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師古曰著音直略反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居攝以

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太后聽許舜等即共令

太后下詔曰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爲之立君以統

理之君年幼雅必有寄託而居攝焉然後能奉天施而

成地化羣生茂育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各條議

之辭也言人代天以理治正事也朕以孝平皇帝幼年且統國政幾加

元服委政而屬之師古曰屬付也幾音日冀屬音之欲反今短命而崩嗚

呼哀哉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

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師古曰差度謂擇也反音大各反玄孫年在繼

祿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比遭

際會安光漢室師古曰比類也遂同殊風至于制作與周公異

世同符今前輝光顯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

厥意云爲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易非

聖人者亡法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以武

功縣爲安漢公采地師古曰采官也以官受地故謂之采名曰漢光邑具

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

安漢公居攝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

事天地脩文武之烈師古曰共讀曰恭烈業也周公權而居攝則周

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師古曰隊音直類反書曰

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邊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

不易天應棗謚乃亡隊命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也邵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五爲

左右邵公不說周公作君莫以告之莫邵公名也尊而呼之故曰君也言我恐後嗣子孫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夫之道不知受命之難天所應輔說曰師古唯在有誠所以不失其命也共音恭裴音匪

義也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當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師古曰召讀

悅次下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並同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

南面而立師古曰依讀曰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崩纆麤

朱除師古曰纆音手回反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

乃六年而踐阼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

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

師古曰贊謂祭祝之辭也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

辟師古曰周書洛誥載周公告成王之辭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也復音扶目反周公常稱

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臣請安漢公居攝

踐祚服天子韍冕師古曰此韍亦謂裳韍也背斧依于戶牖之間南

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

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

假皇帝師古曰贊謂祭祝之辭也共音恭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

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

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

師古曰遂成也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

師古曰遂成也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

師古曰遂成也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



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臣昧死請太后詔曰  
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  
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成禮而去  
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三月已  
丑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以王舜為太傅  
左輔甄豐為太阿右拂師古曰拂讀曰彌甄邯為太保後承又  
置四少秩皆二千石四月安眾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  
師古曰安眾康侯月長沙定王子崇即月之玄孫子也見王子侯表安漢公莽專制朝政  
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師  
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日餘人遂進攻宛不得

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  
歸莽赦弗罪竦因為嘉作奏曰建平元壽之間大統幾  
絕宗室幾棄賴蒙陛下聖德扶服振救師古曰陛下謂莽也服音蒲北  
及遮扞匡衛國命復延宗室明日臨朝統政發號施令  
動以宗室為始登用九族為先並錄支親建立王侯南  
面之孤計以百數收復絕屬存亡續廢得比肩首復為  
人者嬪然成行師古曰嬪然多貌也行列也嬪音匹人及行音下郎反所以藩漢  
國輔漢宗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羣后昭  
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領而歎師古曰喁喁也音願頌聲洋洋滿耳而入國家所以服此美膺此名

饗此福受此榮者豈非太皇太后日昊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謂師古曰先為設問復陳其事也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

禍則引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動動師古曰屑屑猶切切動作之意無時休息孳孳不已者凡以為天

下厚劉氏也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諭至意而安眾侯崇乃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與兵動眾欲危宗廟

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讎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哇而棄

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師古曰半步曰跬謂一舉足也音空舉反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同時斷斬懸頭竿杪師古曰杪末也音莫小反珠珥在

耳首飾猶存為計若此豈不詩哉師古曰詩惑也音布內反臣聞古

者畔逾之國既以謀討則猶其宮室以為汗池納垢濁

焉李奇曰掘其宮以為池用貯水也師古曰汗音烏名曰凶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墟故居也言四牆其

居也師古曰所食之菜雖生菜茹而人不食師古曰所食之菜四牆其

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師古曰棧謂以簣蔽之也下則棧之上則覆之所以隔塞不通

陰陽辨社諸侯孟康曰辨布也布崇社國國名特出門

見之者以為戒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騫衣手劔

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師古曰拂疾也音佛衝其匈刃其軀

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牆夷其屋焚其器應聲

滌地則時成創師古曰滌地猶塗地也則時即時也創傷也音初良反而宗室尤

甚言必切齒焉何則以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所  
在也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勝憤憤之願願為

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師古曰籠所  
以盛土也鍤

也蓋稽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

永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夫議以明好惡視四方師古  
曰視

讀曰於是莽大說公卿曰皆宜如嘉言莽白太后下詔

曰惟嘉父子兄弟雖與崇有屬不敢阿私或見萌芽相

率告之及其禍成同共讎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其以

杜衍戶千封嘉為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

又封竦為淑德侯長安為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師古

曰竦力戰鬪不如巧為奏莽又封南陽吏民有功者百

餘人汗池劉崇室宅後謀反者皆汗池云羣臣復白劉

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師古曰填  
音竹刃反

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冬十月丙辰

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羣臣奏請益安漢公宮及家吏置

率更令廟廐廚長丞中庶子虎賁以下百餘人又置衛

士三百人安漢公廬為攝省府為攝殿第為攝宮奏可

莽白太后下詔曰故太師光雖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

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邠步兵將軍建皆為誘進單于籌

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宰衡

同心說德師古曰說音悅下反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為

侯益邯建各三千戶是歲西羌龐恬傳幡等師古曰幡音敷元反

其字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

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實况擊之二年春實况等擊破

西羌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

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

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九月東郡太守翟

義都試勒車騎因發犇命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師古曰東

平陽王師古曰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

今共行天罰誅莽師古曰郡國疑惑眾十餘萬莽惶懼

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師古曰放依也大誥

周書篇名周公所作也放音甫往反遣諫大夫桓譚等班於天下諭以攝

位當反政孺子之意師古曰諭曉告之遣王邑孫建等八將軍

擊義分屯諸關守隄塞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起兵以

和翟義師古曰和音胡臥反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

攻長安眾稍多至且十萬人莽恐遣將軍王奇王級將

兵拒之以太保甄邯為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

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十二月

王邑等破翟義於圍司威陳崇使監軍師古曰為使上而監軍於外

漢書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一 十一

書言陛下奉天洪範心合寶龜師古曰心與龜合也膺受元命豫

知成敗咸應兆占是謂配天配天之主慮則移氣言則

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其時聖思始

發而反虜仍破師古曰思慮也詔文始書反虜大敗制書始下

反虜畢斬衆將未及齊其鋒芒臣崇未及盡其愚慮而

事已決矣莽大說三年春地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還京

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鴻皆破滅語在翟義傳莽大置

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

下莽乃上奏曰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

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于夏后塗山之會執

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

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蓋諸侯

千八百矣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以孔子著孝經曰

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

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秦爲亡道殘滅諸侯

以爲郡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

殘考功施賞建國數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太后

躬統大綱廣封功德以勸善興滅繼絕以永世是以大

化流通旦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虜流言東郡逆

賊惑衆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滅盡備厥辜

天下咸寧今制禮作樂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

蘇林曰魯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地四等殷爵三等有其

公一等侯伯二等子男三等附庸四等說無其六師古曰公一等侯孔子曰周蓋於二代郁郁

乎文哉吾從周臣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

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為侯伯次為子男當賜爵關內侯

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以羌為號槐里以

武為號翟義以虜為號羣臣復奏言太后脩功錄德遠

者千載近者當世或以文封或以武爵深淺大小靡不

畢舉今攝皇帝背依踐阼宜異於宰國之時制作雖未

畢已

師古曰已止也

宜進二子爵皆為公春秋善善及子孫賢

者之後宜有土地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人皆有茅土

及漢家名相大將蕭霍之屬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封

為列侯諸孫制度畢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詔書

太后詔曰進攝皇帝子褒新侯安為新舉公賞都侯臨

為褒新公封光為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羣臣復

白以封莽孫安為新都侯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

獲天人助遂謀即真之事矣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

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義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

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

法度安輯海內也

師古曰輯字與集同

昔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

天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

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

攝以成周道

師古曰屏猶擁也

是以殷有翼翼之化

師古曰商頌殷武之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商邑禮俗翼翼然可則倣乃四方之中正也

周有刑錯之功

師古曰比類

曰謂成康之世圖圖空虛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

師古曰比類也周頌閔予

小子之篇曰遭家不造造成也故議者引之

委任安漢公宰尹羣僚衡平天

師古曰宰治也尹正也

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

師古曰共讀曰恭

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則

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

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祕府會羣儒制禮作樂卒定

庶官茂成天功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

監李奇曰殷因於夏禮周監於三代

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

韶師古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

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而及韶聞之三月不知肉味言天縱多能而識微也故取喻耳

日月之不可階師古曰論語載子貢敘孔子德云它人賢者丘陵

之不可階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又曰夫子

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

在一匱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

草為器所以盛也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匱進吾往也匱者織

地始覆一匱之土而作不止可以得成故吾欲往觀之

今此議者云莽脩行政化致於太平本由一匱也

此其所以保佑聖漢安靖元

年

元之效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阼奉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孫俾侯新都師古曰建立也元長也謂立為莽孫宗為新都侯也俾使也為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為體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顧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為諸侯總練弁而加環絰師古曰於弁上加環絰也謂之環者言其輕細如環之形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當為功顯君總練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弟諸侯服以應聖制莽遂行焉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

宗為主服喪三年云司威陳崇奏行功侯光私報執金

吾實況令殺之況為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

曰女自眡孰與長孫中孫師古曰長孫中孫莽子字及獲衍也皆為莽所殺故云然

中讀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

為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服虔曰不舍令光子嘉

嗣爵為侯莽下書曰遏密之義訖于季冬張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

十二月崩至此再莽年也師古曰虞書放勳乃徂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止也密靜也謂不作

樂也故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聲

八音條各云何其與所部儒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是

歲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大保屬臧鴻奏符



命師古曰千人官名也屬車騎將軍扈其姓雲其名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

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

后曰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三世三七之院承天

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

業業懼於不稱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

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

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

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

壬子直建冬至師古曰壬子之日冬至而其日當建巴郡石牛戊午雍石

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

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

者封侯承天命用神命騎都尉崔發等朕說師古曰朕說古視字也

視其文而說其意也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

更為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識書臧

蘭臺師古曰蘭臺掌圖籍之所臣莽以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

元之文也於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卜

子封師古曰孟長也孟侯者言為諸侯之長也封者衛康叔名此周公居攝稱王之

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

蓋為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

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

皆稱假皇帝師古曰其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

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用應

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師古曰隆長也成令與

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

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眾庶知

其奉符命指意羣臣博議別奏以視即真之漸矣師古

讀曰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

梓潼人哀章師古曰梓潼廣漢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

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

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云黃帝金策書某者

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

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

師古曰竄凡為十一人皆署官爵為輔佐章聞齊并石

牛事下即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

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壇師古曰壇古禪字

位於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

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

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

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師古曰屬

及之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

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師古曰於建除之次其日當定御王冠

卽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

犧牲殊徽幟異器制師古曰徽幟通謂旌旗之屬也幟音式志反以十二月

朔祭酉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鷄鳴爲時服色配德

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旛皆純黃其署曰新使

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前漢書卷九十九上終

